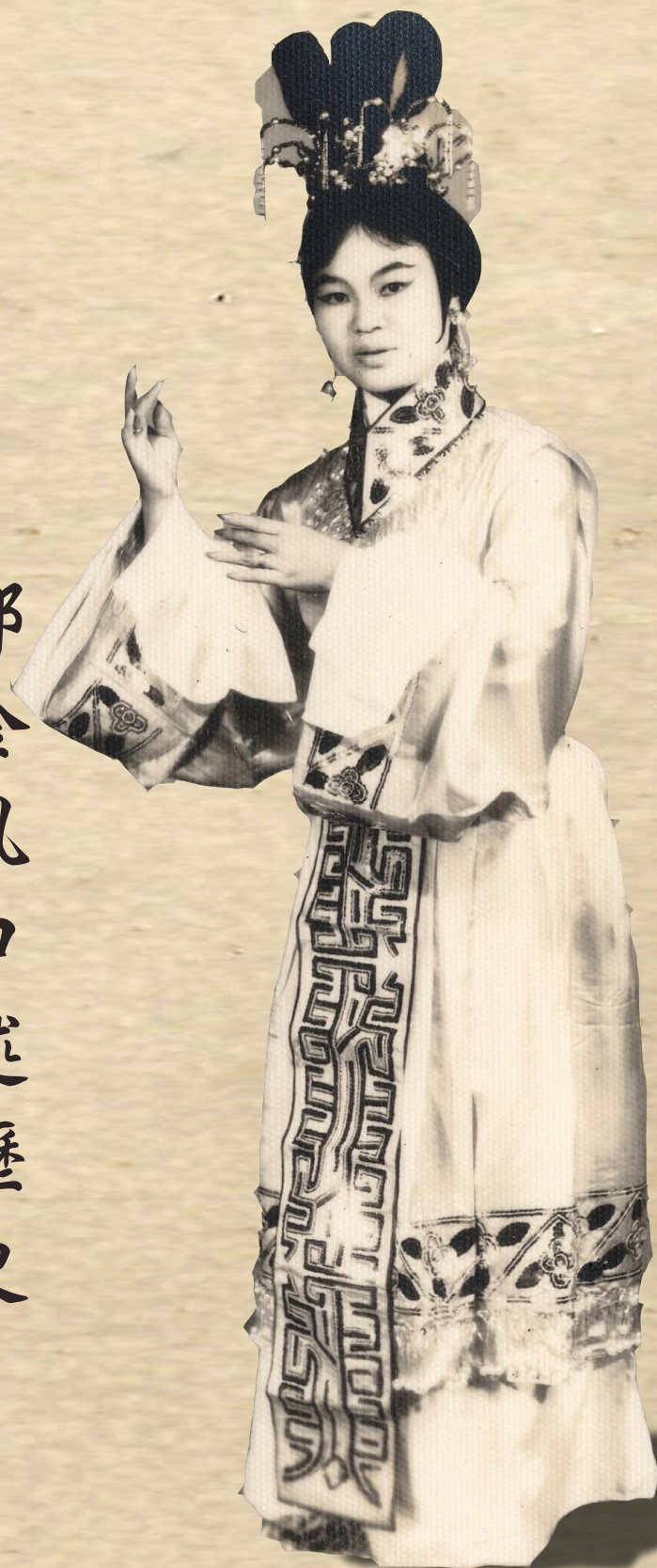


風城

中的 菅芒花

歌仔戲苦旦名伶

鄭金鳳口述歷史



美金鳳

風城中的菅芒花
——歌仔戲苦旦名伶鄭金鳳口述歷史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 97 級畢業製作

指導教授：李明軒 老師

採訪對象：鄭金鳳

採訪地點：鄭金鳳茶葉店

製作團隊：許菱珊、黃琄亞

目 錄

鄭金鳳口述歷史.....	02
童年歲月	02
初入戲班時期	04
日治皇民化時期—禁戲時期.....	06
新錦珠歌劇團—奠基時期.....	09
梅菱歌劇團時期	17
寶銀社—揚名海外時期.....	21
拱樂社—春風化雨時期.....	28
新琴聲、新寶聲—野台時期.....	31
「一日為君，勝過千載為臣」—整班時期	33
疲於奔命，忍痛收班.....	38
回首，不願重來	42
附件一、名詞解釋.....	47
附件二、講 戲.....	48
「風城中的管芒花」人物特寫	54

風城中的管芒花——歌仔戲苦旦名伶鄭金鳳口述歷史

童年歲月

我二十六年生，那個時候日本還沒太平。我小時候住在旗山，我爸爸在榨蔗汁，榨蔗汁就是把甘蔗拿去機器裡面榨，榨起來變成湯，再濃縮成糖啊。他住在糖廠，是糖廠的頂枝〈高層〉，可是我父母喔，兒子生了三個啦，女兒生五個，養不起啦！在糖廠再怎麼有錢，那麼大、以前的人較不懂，都直接賺直接用，三個男生、五個女兒，怎麼養？這個家庭，只靠我老爸一個支柱而已，我給人養，還有一個老五也給人，我是算第三個女兒。

人家說第三女兒比較好命，哪有影？我給人做媳婦仔，辛苦到我養父把我抱來就丟在新竹這條後車路，現在不知道叫什麼街，我不會講，就把我丟下，在市區的舊街。我父親就這樣四處去啊，我養父沒有娶，變羅漢腳，又想要小孩，啊小孩抱來又不會扶養，一個大男人怎麼會養育小孩？就把我丟給他媽媽，就是我阿嬤。五、六歲的時候，在我阿嬤的身邊。到七歲快八歲時，我阿嬤把我送去學校要讀書，才兩天，我爸爸就把我帶走囉，沒讓我阿嬤知道啦，就把我帶走了。如果讓我阿嬤知道阿嬤就不會讓我走。



鄭金鳳與生父方行
〈鄭金鳳提供〉

我對我阿嬤沒什麼認識，我小的時候她就很會罵我、打我。因為他有三個孩子，三個孩子又帶來的孫子，有五、六個，還有我六、七個，啊我沒父沒母在身邊啊，他們都有啊，對不對？還有二叔、三叔的孩子啊，我阿嬤絕對疼這些人啊，她為什麼要疼我這個沒父沒母的？如果在演戲的，沒父沒母的孤兒你看他有沒有可憐，對不對？所以我阿嬤對我，雖然是她養我，拿一碗給我吃，讓我睡啊，叫我洗澡這樣而已，我對她的印象不好，我看到她就怕。一起生活到六、七歲的時候，就要去撿東撿西啦，我們那有一間叫杉行，若杉仔來，我們就要去剝杉仔皮。杉仔，就是在做木材那種的樹木，鋸起來都要拿進去工廠啊，就在外面曬，曬的時候我們就要順便把樹皮都剝起來，那個皮沒有作用啊，我們這些小孩每個就爬高爬低，去剝樹皮

啊，剝回來曬，曬完再來煮，用火煮啊！

吃飽要是沒有去杉行剝樹皮，就去戲臺下等看戲。以前有那個內臺戲，如果剩一幕快演完了，就五元啦、一元啦，給你進去。如果沒錢的人，我們就在門口等，等到他們送人走，送人走沒關係啊我們就要趕快進去撿煙蒂啦，啊去捏一捏，等我爸爸回來捲煙啦，什麼工作都做過。

一直做，做到六、七歲，比較會了，我養父就把我帶去深山內的埔里社裡面，去跟番仔一起。他跑去抓那個長長的，人家說「鯪鯪」〈穿山甲〉。牠是山裡的一種動物。多麼大隻啊〈用手表示大小〉他如果在睡就會捲起來，捲在一堆的樣子就像狗，冬天在睡也是捲起來啊，鼻子顧得熱就好，身體的殼都一片一片。如果牠要吃東西，小東西看到牠靠近就會怕，牠就沒得吃，所以牠就會假睡，小畜生來以為牠死了，就爬過去，牠的殼就會翹起來夾住，再來吃。人家說「假死鯪鯪夾螞蟻」，有一層一層的鱗，啊螞蟻從那走過鯪鯪就把牠夾住，螞蟻想說鯪鯪死掉了要吃牠，螞蟻那麼小一隻，要吃那麼大隻的鯪鯪，穿山甲一夾就夾住了，這就叫「假死鯪鯪」。

我爸爸，把我帶去山裡面，他再抓這個回來吃。這個很補，把殼都剝掉，切一切，就好像一隻猴子肉一樣，但猴子的肉沒有人吃，只有骨頭熬到乾，人家說猴痲、猴痲，都骨頭，啊還有抓松鼠，毛絨絨就像老鼠一樣，那個肉也很好吃。有一種尾巴長長長的，吊在路中的樹上。

以前我曾演《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過猛虎林、惡蛇莊，比較起現在去深山打穿山甲…，但是現在指定虎不可以吃，蛇還是要抓，我們辛苦人，蛇可以清腹內，以前小時候小孩子如果「長粒子」〈起疹子〉，我們就會帶小孩子去買碗蛇湯來喝。肉不敢吃，喝湯也好，不用三天就好了。

日治時代的民生生活

現在社會的生存跟氣候比較不好了。要在山裡生活，還吃香蕉，本來香蕉剛摘下來要去悶，用布袋悶，悶到黃啊，生吃都不夠還能悶到黃，剛摘下來很青澀要怎麼辦？就剝皮削一削，煮粥。米一點點，香蕉多啊，削香蕉下去煮。而且不會澀還甜甜的，黏黏的好吃，啊再來如果我們燒柴，香蕉就放一些下去烤，不然硬梆梆不

能吃，烤一烤就可以吃。山裡也是一種生活，吃點心啊。一個白天長長長，下午都會餓啊！用火悶就會熟了，我以前住在這邊，我爸爸才把我帶去埔里。有一陣子，在空襲，賣東西都不能正式賣，都是「野味」。啊他一個人孤單羅漢，沒老婆沒什麼可以幫忙，啊那時候賣東西都是「野味」，野味就是晚上去賣兔子肉，我爸爸去抓兔子，兔子不就比較大隻，比較有東西吃，抓兔子去殺去烤。

警察都很嚴格啊，所以他就是要帶我去幫忙他，他如果要賣，那些東西都是我在幫他拿。我曾經去到嘉義的地上睡，我爸爸會幫我鋪報紙在地板上，睡到晚上三點多的火車，等三點多的車要進來，我爸爸就在裡面賣東西，偷賣東西，三點多到嘉義，我再鑽出去，我再鑽出去火車站裡面，我是個六、七歲的小孩，小小隻而已，有車來我就跟著人群去，站在那裡等，等到我爸爸從車廂出來，我在火車內幫他把籃子偷拿出來，我再提籃子跟人走出來，這樣我爸爸才能自由出入、出境。我們小孩子拿比較沒關係啊，看有幾個再幫他拿出去。

初入戲班時期

後來我爸爸換作戲班，下去做「放電光」〈搭配舞臺情節的特效，包含燈光特效與爆破聲響〉，因為他朋友跟他說，「你不要常常做這些野味，不了時〈白費時間，永無終止〉，妳女兒都在放地板上睡，你又這樣跑來跑去，不了時啦。」我父親才想說抓野獸辛苦，就出來「放電光」。「放電光」是現在的色火，以前沒有色火，以前用「砲仔香」把它弄開，再把它包起來，接上電線。現在如果這個人要出來、就需要變佈景，仙如果要出來，把電插上，「蹦」一聲這樣，就是放電光！

我爸爸在放電光的時候，我就跟著去看戲，啊我七、八歲就進去戲班囉，進去那邊跟人家亂做，做旗軍仔、有的沒的。當時我們演一齣《怪俠真罕有》來說，一個太子犯罪，太子犯罪要殺，這個本官的小孩，知道這個太子，還不能回家去跟老婆商量。我演本官兒子，我就說，「爸爸給我啦，我來去啦…我去替死啦，我演替死。」我後來就會做小孩子了。

那時候才九歲、十歲，差不多那時候就是都在流浪啦，九歲、十歲就是一直換戲班，一直流浪啦。我們可以待十天，不喜歡待在那團的時候，就換另外一家。又

再十天，一日、兩日或是半年都可以啊，我爸爸的意思是，好像也是有意思要讓我學戲啦。我也有去學武，不過學武戲喔，又累又喘，吃不下飯又瘦，我爸爸看我一直瘦下去喔，趕快把我帶走，不給我學；啊太大班的他也不給我跟，他要在比較小的戲班，這樣才有角色給我演。

勤苦練戲，盼出頭天脫貧困

我就看人家演，啊人家演我們就邊看邊學邊比，我們就在後臺比。有時候我就是去廁所，拿一個水桶，也在比啦，演那個苦旦被老娼虐待，自己就被打一打之後就在那邊跪著，自己就在那邊哭；啊自己哭完喔，又再站起來打，「死小孩，叫你去陪客你又不陪。」就自己在那邊靜靜的練習，「唉唷媽媽，我要賣臉不賣身，我不要。」「你真的很不聽話。」老娼再打下去，「唉唷媽媽……。」然後再唱歌這樣。

我養父只有分我一個而已，就因為只有分我一個，所以我才想說，團內每個父母都有孩子，啊我父親只有我。我父親放電光，我當「旗軍仔」〈跑龍套的小配角〉，人家會看不起我。人家會拍我頭，「站旁邊一點、站遠一點啦」，我這樣讓人打；如果苦旦、小生的兒子，大家就寶貝得像什麼：「來來來這裡坐，我幫你擦我幫你擦，啊你快去坐我那。」如果是我站靠近一點點就叫你站旁邊一點。

聽了內心會很傷心難過，但是也沒辦法，他們的老爸老媽在當苦旦，我爸在放電光，他無法爭取給我做，他說的話沒有人要聽。我就下去試了，那些不會的有父母在捧，就高起來了，但實在我比她們還厲害，但是厲害沒辦法，沒有人捧啊，她有人捧啊。我就是小孩子，顧我要做的就好，別說我要顧我做的，還要看別人做，看那個苦旦要做的腳步跟手勢，我全心全意一直想那個苦旦，就是想要當苦旦。

做戲就要做到大角色，當小角賺不到錢，我就是要當大角色。以前都紅苦旦，不紅小生，如果以前紅小生我就去學小生。現在女生都比較愛看小生，小生如果內才有三分，苦旦就有七分。苦旦是說「苦青衣主角」，白話來說叫苦旦。我們如果照寫要寫「青衣」，青衣和主角。苦旦也是主角，正主角啊！以前是男小生是「大角」，現在變成女小生比較「大角」，苦旦是最「大角」。要當「大角」要我們人去學啦，去練、用心啦！

毛遂自薦求角色

我十一歲就做花花仔〈花旦〉，《火燒紅蓮寺》一個花旦，叫做逍遙仙姑，這個逍遙仙姑是花旦，花旦要露肩，穿無袖背心，以前穿、腰封而已。我就一直做，一直拜下去，我們歌仔戲裡面有一個你們都稱「不要臉神」，他稱作「田都元帥」。再來我就演一個苦旦，有個苦旦生病無法演戲，她做《沈鳳春活捉百里侯》，沈鳳春就是苦旦的名字，她老公就像陳世美，這樣背叛老婆，她氣死了，不甘願被活捉，就去抓丈夫。但我才十三歲，我怕大家看不起我不讓我做啊，我們年紀小啊，父親又小角，我去拜託老爺〈田都元帥〉，「拜託啦…我可以作戲，你跟老闆說，好啦讓我做，我會做啦，我不會失敗，我看很多了」，他就讓我做了。

當時我養父錢賺得少，也沒結婚，母親不是娶的，用湊的，湊一個、湊兩個，一個在當皇帝旁邊的太監啊，一塊錢；我父親放電光，五塊錢；大的女友當皇帝旁邊的太監，賺一塊錢，第二個賺兩塊錢，兩塊錢從哪裡來？人家不都在叫店小二，戲臺旁邊會有間店，讓人喝個茶那種。

我很勇敢，啊我一個人，我一個就賺十塊，我變「大角」、當「大角」，我就賺十塊；賺十塊再來呢，人家在作戲我會撿戲，因為我是主角啊，要「撿戲」比較快，我十三歲就當導演了，你們在作什麼戲，我記下來、學下來，晚上換我說給別人聽，我晚上排戲又賺五塊，這樣就十五塊了！「撿戲」就是當導演，你們做，我會撿。

日治皇民化時代—禁戲時期

日治時代臺灣人被日本人欺負的時候，那時候還不能演戲。聽到嗶嗶聲，或是說「水來囉、水來囉」不然就是「戴帽子的來囉」，大家就趕快收起來，快卸裝，換穿這個衣服，穿我們現代衣服。警察如果來就「變體」〈指在傳統體制上有創新改變的歌仔戲〉了，所以才隨便亂湊啊你看，所以到後來我們歌仔戲才亂來，也有流行歌也有歌仔戲啦，看到警察來就唱流行歌，啊就亂唱。會唱一些我們比較古早時代的曲，就像是「我們是日日春，日日開，天光開花到黃昏，紅花點胭脂，白花抹水

粉…白牡丹笑文文，妖嬌含蕊等待君。」〈台語歌 日日春〉，眼睛就是在看那個警察啊，看警察來就隨便給他唸這些，也不知道在唸什麼。

後來有人就報說，「走掉了走掉了。」他們就報說警察走掉了，然後歌就繼續拉下去啦，有的就開始唱，「店婆清早起來啊。」觀眾是要來看我們的歌仔戲啊，他們不是要聽你唱這些流行歌，但是看到那些警察戴帽子，你如果不唸這些他們不讓你演，警察會逼我們繼續演下去。

胡撇仔戲的形成

不過我們說以前的調比較好聽，現在新編的一些曲子喔，曲語〈詞〉比較不好，歌聲也不好聽，啊我們以前古早時代的流行歌比較好聽，以前那個時候的話語喔，很會令人心酸，又很合理。啊你看我們現在流行歌你看都在亂唸，什麼「衝衝衝，油門給伊開緊繃〈把油門踩最大〉」，啊你看現在是怎樣，要去相撞、撞人喔。

那種戲就叫「胡撇仔」，他就是要讓你穿時裝的就叫做「胡撇仔」。穿我們這種開襟的衣服叫做「胡撇仔」；那是我們的用語啦，不知道什麼戲什麼的叫做「胡撇仔戲」。論戲上的話，叫做「新劇」做那時代的劇，啊古語叫作「作新劇」啦。「新劇」就是這種自然的衣服，我們都說好像在玩一樣。

但那個時代不讓我們這樣講「胡撇仔戲」，那個時代不能講，現在可以啊，現在作戲是論理的，說你那時候作戲是怎麼作的。現在我們有理，可以說，我們現在是論理，啊這樣有沒有道理，有啊，就把他寫起來當作古言就對了。古早的話就去傳，都是可以的，啊如果是那個時間，日本時候喔，日本人也狠心啦。



內臺時期鄭金鳳胡撇仔
裝扮 〈鄭金鳳提供〉

嚴抓演戲人，搜身罰錢樣樣來

若哨子吹下去，大家都要出來了，啊看戲的人都跑了，我們作戲的就出來，他們會拿那種長長的、尖尖的來嚇我們，把手舉高，就一直搜我們啊，比土匪還狠，

那個當警察的不知道在給我們搜什麼的。警察如果走了大家就再換裝，就穿上歌仔戲服，還沒有麥克風，要安靜的做，用麥克風被他們聽到，就會再跑回來，那時候做歌仔戲啊很可憐。我們小時候的年代，大家的聲音好，那時候沒有像現在那麼文明，這麼吵，都很安靜，唱歌說話都有聽到。那時候還演，「肉聲」的啦，沒有這種麥克風啦，現在說麥克風，我們放軟一點，麥克風大聲一點，現在沒有，都「肉聲」啦。

那時候日本戰輸，快趕回去了嘛，都剩一些小角色出來管，啊有的警察也很好喔，也是會放水，他們看我們有時候也會來不及換衣服啊，他來看到也會給你眨眼睛暗示啊，意思是說沒關係啦。給你眨眼睛啦叫你慢慢來，如果改變得及你就改變，來不及你就照這個樣子，有些警察很臭屁就對了啦！警察會針對大人不會針對小孩啊，那時候我們還是小孩啊，我們小孩子會在後面罵他啊，「臭屁仙啊，屎桶喔。」小聲的罵他。

他們會罵大人「笨蛋」〈日語〉，什麼東西都來了，有時候我們小孩子聽不懂他們罵日本話，啊有的比較晚來的會說國語，一般來講都是說日語。啊笨蛋那些日本話我們怎麼聽得懂，聽不懂啊。他們也會罰錢，會把老闆叫去罰錢，也會叫我們這些小孩子要讓他們搜身啦，我們如果節儉喔...，以前我爸爸偷帶我去戲班我阿嬤都不知道啊，啊我如果去戲班，人家給我錢，我就存、存、存，捲、捲、捲，聽到警察來了要搜身了啊，「唉唷，這下子要怎麼辦？」

這時候大家都要來臺下喔，他就說，「大家都下來大家都下來。」叫大家都下來啊，啊都下來要搜啊。啊我們就下來，想說，「完蛋了，這些錢要給他搜走了。我就趕快把錢藏在椅子下，啊以前的椅子很大張嘛，錢藏在那邊看不到啊，就把錢藏在那邊再讓他搜身啊，搜到他走了，再去那張椅子那邊算，趕快把錢拿起來。他不會去搜椅子下，椅子是戲臺主人的，不是我們演戲的人的，因為戲臺下的椅子是給觀眾看啊，那是設置給客人的，他怎們會去搜那邊？

警察巡邏，換裝大不易

日本時代跟國民時代的不同，日本時代絕對不讓你穿古裝，要穿旗袍、西裝。

比如說男女主角，比如說我是主角如果我是有錢人，我就要穿旗袍，如果是貧窮人家我就要穿那種中國裝。中國裝就是大兜的衣服啊，中褂，上面那種扣一排的釦子，再把衣服蓋在褲子外面，這就是貧窮人家。啊如果有錢的人就是穿長衣、穿旗袍；啊男生的有錢人家就是穿西裝，貧窮的人穿的衣服就了，就穿長衣服。以前要分有錢沒錢，很清楚啦。

國民時代就沒有這麼嚴重，只是比較不喜歡人家演台語的歌仔戲，比較喜歡人家演國語的。啊歌仔戲要怎麼演國語的？搜的話是日本比較狠啦，比較狠。我們演戲的有一句話叫做「殺人不眨眼。」把你殺死不看你一眼，那就叫做殺人不眨眼，很狠。但是日本時代也是有好的啊，那就是差不多有兩個人要進來巡邏啊，他要進來的時候就會先吹哨子啊，很像在炫耀，跟你說：「我來囉。」這樣就對了，要說這樣炫耀也是對，啊他這樣也是很好啦，才知道他來了，趕快換裝。他不會看到我們來不及變裝，我們事先都要準備好啊，不過像我們如果變裝，就會想一下啦，那也是很煩啦。但是我演到這一段戲啊，我不知道是落難還是開心的啊。開心的當然是要穿開心的旗袍，不開心的當然是要穿田莊的衣服，啊就不知道演到哪一段，警察就跑進來，你看你要換哪一種衣服，你說？那衣服都要準備好幾套在那邊等著換。

警察都嘛是每天都遇到，有時候是比較簡單啦，不會進來，只會在外面巡一下讓我們緊張一下而已。有時候比較好的不會進來，外面巡一下。就像現在我們警察在打卡，每天都嘛來這邊打卡，就像這個旁邊的郵局，每天警察都嘛來兩、三遍打卡，都嘛一樣是這樣。以前的治安啦，我覺得很...很嚴格這樣，又很刺激。

新錦珠歌劇團－奠基時期

十六歲的時候我就嫁我老公，他就給我大娶了啊。我在他大哥的班，認識我先生時他在耕農啊，耕農後閒閒的，以前作戲環境比較不好，他哥哥如果缺錢，就叫他拿錢過來班裡啊，就拿來給我們這些人，發給我們薪水啊。他都來戲班玩啊，啊那時候他年輕，才二十三歲，我才十六歲而已。啊我，我很會演啦，他也很欣賞我，不過那個年代，他已經想娶某，我們還不想嫁人啊，十六歲而已啊，對啊，這都是真實的話，才十六歲而已怎麼會想嫁人呢，我很會演，但是我爸爸很會刁（刁難）

別人。但是當老闆的需要我啊，所以就鼓勵他追求我。

二八年華，嫁做人婦

所以我十六歲就嫁給他了，以前的時候沒有穿婚紗，都穿旗袍，五十多年前快要六十年，那時候沒有婚紗，那時候民國四十二年，我們家就生活得很辛苦了，沒辦法了，就給人家聘。啊外面作戲的一直在缺角色，我就一直被人家請啊，雖然想說沒教小孩都已經作戲作到覺得很討厭了，再教小孩看要怎麼辦...教了我也很甘苦啊，但不去也不行，啊...好啦，出去啦！就出去作戲。

不然作戲是很辛苦啦，那時候我已經作很多戲了啦，我十三歲就演苦旦，我這就是很多經驗過頭了，我僅僅三年間，我就演到嚇到，就嫁給「洋盼人」啊，你們沒在作戲的我們就稱作洋盼人，我們會演的叫做「內行人」。嫁給洋盼人看會不會好命就好，不要演了啊這樣。啊結果嫁過去，他們家裡也不好過啊，他大哥環境不好，工作、戲班都失敗。他們家也種田失敗，他去幫妯娌蓋章、作保，田都被查封啊，我們自己的錢也都給大伯花光了。我十七歲就生小孩，第一個小孩在家裡生的啊，滿月人家就來請我作戲囉，啊演戲的人實在是沒勇將啊，他們班很多，叫不到人，就一直來拜託，來拜託我們去演，我想說不然就出來再來做，所以滿月就把小孩帶過去作戲了。

十八歲開始作我就做到一班「新錦珠歌劇團」，全部都四句聯，都要唸；不是只有你要出場，就跟你說你叫什麼名字，要怎麼演而已，全部都要唸四句聯。就四句聯開始一直學，那時候剛出來唸到真的是很累，就好像我們作戲的在說：我又去學藝囉。我去學一些，唸一些四句聯、南管，學很飽，光是那些四句聯喔，現在的年輕人沒有辦法唸，我真的是在腹內，腹內放久會爛掉，死了就爛了，所以我現在都傳很多給人家。想到現在，十七歲才剛在紅，學到現在才收起來，也很可惜的啦。

孩子我都帶去戲班餵母乳，我都給他們喝我的奶，不曾買奶粉。如果在喝奶的時候我就把他們帶去戲班那邊。我們「大角」，不識字又要練四句聯，班內都會有一些小角色、人們就會說不要吵我們，有人就會幫我抱走小孩，幫我小孩洗澡的什麼的，那時候我不用負擔。我那時還不了解，我想說才剛開始，我自己來帶這小孩，

不過你是「大角」，如果以前白天的時候吵鬧齣，有一些廚師啦，或是一些比較沒有在忙，就會幫我把孩子帶走啊，讓我睡啊。若如果休息，孩子就會抱過來喝奶，喝一喝就會抱走，我們也過得不錯啊，所以就一直作、一直作。如果大的斷奶我就放在家裡給我公婆顧、去唸書，我的婆婆就會幫我顧小孩，小的就繼續帶在身邊。

那時候沒什麼人在學戲，沒什麼人在學我們這種「大角」〈主角、重要的角色〉的，我們這種「大角」都是要會四句聯啦，不是說我當「大角」，我會唸我就出來啦，不是這樣。一出門〈出將〉就是，「身前放裙落半腰，三吋金鞋步步搖，我們的年紀就不小，還沒出嫁，還不小。」出門都要唸這些啊。「大角」就是像我們這種



鄭金鳳十八歲在「新錦珠」歌劇團演出《火燒百花台》〈鄭金鳳提供〉

苦旦和小生，這兩種就是最「大角」。別人會學別種比較簡單。不過再來呢，現在什麼比較「大角」，現在是老生和花臉。花臉就是包公，這種就是花臉。因為現在比較少男生在演，都是女生啊。連女生都下去演包公啊，啊這些就是要比較厲害的，演得起，這些就是「大角」囉，也不一定說都是小生和苦旦。

如果是現在的苦旦，現在的苦旦戲份都比較少，妖婦比較多戲份，苦旦就要演妖婦啊。苦旦如果戲比較少，妖婦的戲比較多，她就必須去演這個妖婦，不一定說她是苦旦，就一定演苦旦。然說以前是「大角」

就是「大角」，現在不是，現在「大角」什麼都要演，我們那時候苦旦就是苦旦。像《武松打虎》，那齣潘金蓮討客兄的，潘金蓮和那個有錢人家的公子西門慶有染，就在一起囉。啊潘金蓮的老公個子矮小啊，對不對？啊武松就不甘願她就害死她老公啊，才去殺嫂子啊，人家才在批評說武松你押著西門慶啊，啊西門慶他們家，他爸爸在當官啊，所以目前武松沒辦法，才先去殺潘金蓮。變成潘金蓮戲份比較多，他是壞女人啊，妖嬌又騷，西門慶看了就喜歡啊，不過人家就已經有老公了，有老公他還是照樣去，就和她在一起了，對不對？啊以前的苦旦戲，她怎麼可能願意演這個？這哪有人愛演？現在你就是必須演啊。

大角待遇，今昔不同

再來，以前有一齣《殺子報》，苦旦就必須演這齣。什麼叫做《殺子報》？這就是她的老公死掉，她有兩個小孩，她們在做法事，苦旦就在那邊哭，妖婦就對了，她就哭說：「是我歹命，放我一個人要怎麼辦？我無依無靠。」那個和尚就說：「無依無靠來靠我，無依無靠來靠我。」哇，卻被她哭的時候聽到，就好像在對她挑戰一樣，「嫌你沒頭髮，嫌你沒頭髮。」就在那邊哭啦。和尚：「沒頭髮再留就長，沒頭髮再留就長。」。他們兩個就在一起，被他的小孩看到，這是最古早的話囉，啊他們兩個在一起，和尚中午會去找她呀，就被小孩看到啊，小孩不懂就亂講話啊，「唉唷我媽媽怎樣啊」，和尚聽到就嚇到，叫這個媽媽去殺她的小孩，看你要走長遠還是短暫，短的話我們兩個就分開啊，就這樣結束。可是她就是愛到他，怎麼可能放得下，絕對放不下，和尚說如果放不下你就殺死你的小孩，就這樣一直逼，逼到最後就，「好，我今天晚上三更，準備殺死我的小孩。」打散頭髮，就這樣穿白衣，那就是苦旦在扮演妖婦的裝扮，就露半肩〈露出一邊肩膀，準備好要殺人〉。之後就磨刀，拿菜刀什麼的來磨。這齣就叫做《殺子報》，殺小孩啊，要受報應啊。

啊苦旦才兩段戲，妖婦整齣戲啊，啊你賺人家老闆的錢，你賺兩塊半的錢啊，怎麼可以在那邊那麼閒，啊你演二手的〈次要角色〉，我是「大角」怎麼可能願意演你那個小角色，啊你是苦旦啊，你就必須演。

憾不識字，用心記台詞

我們以前作戲，是很辛苦的，如果是演戲，也還是要背台詞啊，啊劇本我們又看不懂囉，都嘛是要背台詞。以前演戲又不可能讓你亂唸，對不對？啊你說我不懂，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我就不知道如何回應你。我們現在就一直注意，誰的話結束後再換我們，我們這句是什麼那句是什麼？以前真正要唸台詞啦，不是說四句聯比較好唸，啊那個台詞喔...，唉唷，就像是在講話一樣，常常要記那些，一句記得，一些就會記得。台詞比較難背，四句聯比較好背，四句聯四句就是四句啊，台詞就不知道要講到哪裡才休息，比較記不住。四句聯要學在肚子內，人家說不識字的人記憶力比較好，都記在腦子內。識字的人就靠筆記，忘記了再看就好，出場能夠這樣

看嗎？出去要記啊！對不對，這就叫做真才實力。一天兩百多「葩」，一「葩」四句，一句是七個字，兩百多「葩」妳看幾千個字？《山伯英台》都這樣湊啊！

現在的真才實力，賣不了錢啦，觀眾會嫌你太拖時間，現在就穿那種漂亮、清涼、透明的，裡面三點都看的到那種，觀眾就會說：「喔，很會作戲、很漂亮。」衣服穿短是三八，小旦搭披風，裡面再搭一件內衣而已。再來呢，要謝謝這個小生，就來喝酒喝到醉，再來把這件衣服、那件衣服脫下來，最後兩件都脫光就倒下去給你囉。我都走比較「古路」〈歷史民間故事、武戲〉的，我演那個《靈前會母》的母親啊，那也是整晚都是我們啊。古路就是綁平劇的頭。

「古裝頭」以前都是用原本的頭髮，現在都是假的，我們以前的頭髮都不敢剪啊，都要是用真的頭髮下去綁啊，都是硬把頭髮梳起來，差不多就是綁一綁，再把瀏海分出來，再拉一些分支，所以以前才這麼醜啊。後來都不用了啊，都用量的、用現成的，都整頂戴下去，梳幾根瀏海下來，再用夾子捲一捲，啊以前就用頭髮來戴，用符合我們臉的比較好，但是現在連瀏海也都是現成的，現在沒有醜女啊，當然就裝得比較漂亮啊，現在哪有醜？現在瀏海都用戴的，你看我眼睛死死的，嘴巴多美。我一裝扮下去，我演《孟麗君》做女裝的時候，畫圖、照鏡子，我就愛上我自己，哈哈...很可愛。以前都沒有頭髮啊，那幾根又捨不得剪掉，所以就用假頭髮去假扮，現在剪短短的就比較漂亮啊。

一代苦旦，練就一身好腹內

「新錦珠」劇團都是作「南管」的，啊老闆徐生，很愛真材實料、重視腹內，我才學這些腹內啊，像四句聯、劇本、南管。那時候我剛出來當女孩子啊，笨笨的，要長大了啊對不對，比較喜歡「大角」，以前我不知道「大角」是什麼，啊當時徐生的老婆「阿嬌」當小生，女兒演苦旦，就是「大角」啊，啊她就要嫁人了，就變成我要進去啊。

我進去就要盡量、盡量學他女兒啊，要當人家的苦旦，如果我不學，怎麼跟得上人家？「新錦珠」全都演一些《山伯英台》，《林桂香告御狀》這些，全都是一些四句聯啦。大戲就是孟麗君啊，孟麗君就是叫作《雙鳳奇緣》，他們如果是戲名，就

叫作《雙鳳奇緣》，別名就是《孟麗君脫靴》。啊我會演《王昭君和番》，《陳杏元和番》，大戲都嘛是我在演，如果是大頭的〈大角色〉，都嘛是要我出去演。因為我那個時候喔，我歌仔戲會的東西太多了，看是要南管，還是歌仔戲的四句聯。

「文戲金，武戲土。」文戲是金的，武戲武一下就不見、沒基底，啊文戲越唱越在腹內，人就比較喜歡聽。妳看看這個戲，一直「乒砰叫」人就會說要吵死，啊如果唱這歌曲，你如果越唱，也越投入，人家聽了不覺得很好聽嗎？只做武戲，吵得反而被人家罵，說：「又要做死又要被罵死」所以那我們不就來學這個文戲？

更以前是男性小生出名，沒有女小生，若出名的是女小生，我就去學女小生了。女性小生是怎麼出名的？是凌波演《山伯英台》出來，才開始女小生才開始出名的。凌波她都唱黃梅調啊！我們都把它改成台灣話來唱啊！一人一路，她們有那項，我們就有這項，她會唱國語，我們台灣老人家哪會聽國語？

在「新錦珠」多辛苦啊，也是後悔啊，但是後悔哪有什麼辦法，他〈丈夫〉帶我們來的啊，啊我們當人家的女主角，當不好會「漏氣」啊，對不對，學習是很辛苦，不過功夫變成是我們的啊，人家我們現在整個腹內囉。當時「新錦珠」很紅，但是也很辛苦，人家說「不入虎口，焉得虎子」，不辛苦怎麼能夠紅呢？對不對？

有些地方比較熱鬧不喜歡太單調的戲。譬如說《山伯英台》整齣一定全都是四句聯，只有幾個角色而已

啊，這就是重唱唸的戲，這種戲就是太單調，但是有一些地方喜歡看這種，我們就演這種。以前我很不喜歡做，也跟老闆說：「不要啦，這沒有人要看了啦。」但「鑼鼓響，肚子緊。」你就是做就對了，因為大家喜歡聽四句聯。

啊有些地方就喜歡比較熱鬧，像在「新錦珠」有作《大道公門法媽祖婆》、《周公門桃花女》，《大道公》的媽祖婆旁邊還有兩尊千里眼和順風耳，有沒有？啊收妖收怪，不是都很熱鬧嗎？喔，大家坐下來，眼睛睜得大大的在聽，四句聯就是好聽啊，不是像我們現在亂講話、亂湊，現在的歌仔戲你去看，都嘛亂唸、亂鬥，一些臺下話亂講，「去我家...來給我招，來給我什麼的...。」都亂唸，我們不是，絕對



青衣照〈鄭金鳳提供〉

一講話就是文言文。

不過現在到處都作媽祖戲，但野臺的我們不敢作啦，啊要如何演媽祖的戲？我們如果吵架都要互罵啊，罵的都嘛是「賤人」啊，這個媽祖婆的名字叫做林默啊，小生叫做陳寶生，他如果說：「唉唷，林默你這個賤人呀...」啊媽祖就坐在旁邊，你在這說人家賤，怎麼可以？以前在內臺沒有媽祖在看啊，就不需要煩惱怎麼演。之前每個人都問，「妳們演得這麼好為什麼不排給人家看？」我就說我不敢。



鄭金鳳藝名「小金鳳」〈鄭金鳳提供〉

我在「新錦珠」不久啦，差不多三年。不過每天都要訓練啦，老闆每天都叫一個人唸四句聯給我聽啦，他們的四句聯曲目很多喔！我不認識字，就更辛苦，不過如果說認識字就沒辦法記在頭腦裡，這是我們不認識字才有辦法記在腦海裡，識字的人就靠著他們識字啊。

專心唱戲，無暇顧及家庭

當時我丈夫如果看到我粉擦下去、穿草鞋，就知道我要作整天的，他就出去賭囉，他就可以賭整天囉。但生氣哪有辦法，我們的精神要拿來唸四句聯呀，跟他吵也沒有用啊，就讓他去，那我們就去作戲啊，我們就去學藝啊，隨我們去學我們自己的。

人家說，還沒生傳〈傳宗接代〉，說不定到那時候說醒就醒了齣。但就已經有孩子囉，一是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再來就是看在我婆婆，因為我婆婆會幫我顧孩子，如果斷奶之後我婆婆就會幫我顧小孩，顧到不喝奶了再帶過來，然後我賺的錢就給她，都拿回去。啊住到一段時間，六七歲要唸書了，再帶回去唸書，也是我婆婆在照顧，我都賺錢給他，不過到現在，我和孩子感情沒那麼深。

父女相認，情牽戲臺

十八歲一次在汐止，那是接著上一部戲的下午，我生父也有來看戲，啊看完之後就沒人了，啊我們吃飽之後在前面坐啊，我生父就去那邊就說：「小姐小姐，請問一下，這邊有沒有一個人叫鄭劉臣，他分我一個孩子走，叫做金鳳啦。」我嚇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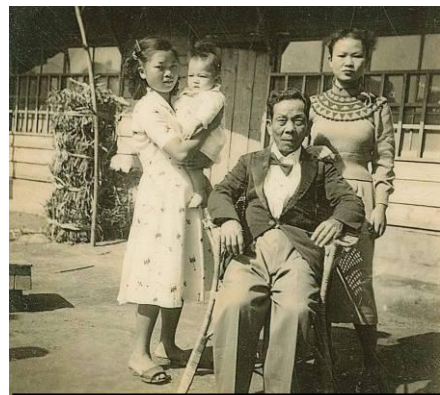
跳，就剛好問到我，「我姓方啦，啊那邊姓鄭啦。我知道沒改名啦，如果沒改名的話就是叫做鄭金鳳啦。如果是我們這邊就是方金鳳。」「啊慘了！」我嚇了一跳，我一聽到就說我去問看看，我進去裡面跟大家說，邊說眼淚邊流啦：「一個阿伯，說要找我啦，說要找鄭金鳳、方金鳳」喔，大家聽到整群馬上趕出來，大家就問他，結果問一問就知道是我生父啊。人家都說我嫁給我老公姓鄭，我也姓鄭，不過我就不想告訴別人我真實的姓啊，我其實姓方。

我生父以前在教車鼓，也在那個糖廠在弄糖啊，榨蔗汁，甘蔗都放進去機器裡面，晚上的時候，南部人都會玩車鼓啊，戴一頂帽子，扇子也帶一個，他以前有學車鼓，啊我沒有，所以我在那邊住好幾天，吃飽就在那邊弄車鼓，手就在那邊弄啊，在那邊弄車鼓好像在演戲一樣。等到我要回去，生父才講他們家的事情給我聽，「啊就孩子很多啦，養不起啦所以妳你給人家，啊妳的妹妹也給別人啦；那時候妳要給別人，妳大姐捨不得，把妳抱去甘蔗園藏起來，啊我們就已經給人家拿一點錢了，不給人怎麼可以，所以去把妳找回來，才給人抱去。啊抱去演戲的那邊，就一去不回頭了。」

我生父住高雄旗山，啊我養父在新竹城啊，我爸爸〈養父〉就抱回來給我阿嬤，養到七歲才帶去埔里啊，八歲才下來，後來才嫁來新竹。

骨肉親情難割捨

後來我就一直接戲，我如果有到南部去演戲，就會去看我生父，也會去看我媽媽，啊到二十三、二十八歲，我爸爸就死了，媽媽在我之後還生了兩個妹妹，就死了，我沒有親眼看過媽媽。後來我爸爸死有和我媽媽葬在一起，啊南部都會有人在割草，啊我那些哥哥有帶我去，我好像在演戲一樣，看到爸爸和媽媽，就「父啊，母啊。」一路叫一路這樣哭進去，那就叫做，骨肉親情。雖然沒看到，這個墓也是啊，你如果哪時候跟我在說話，現在已經在那裡面了。我爸爸姓方，叫方行，我媽媽叫陳鴛鴦，我看的懂。我就在墓那邊哭得，姑姑啊就說別哭啦，啊就大家沒緣分囉，就已經離



圖中為鄭金鳳生父方行，圖左為小妹抱鄭金鳳長子〈鄭金鳳提供〉

開了不然要怎麼辦。現在有回去就哥哥有在拜啊，啊我第二個哥哥那些孫子，每個都很成功。我現在還剩一個哥哥，三個剩一個。緣分有到了。不過就是緣到了但就是沒辦法繼續來往，我就出國囉。我本來是不要跟他們來往，啊就是我兒子要結婚，沒有娘家會被笑啊，所以我才通知「外家」。

現在旗山沒人囉，本來那些孩子搬出來鳳山，鳳山現在也沒人了只剩下高雄。我第三個哥哥是在三民國小在教書啦，他現在退休了大我三歲。現在很少在來往，大家都很多歲了，都只是聯絡一下而已。就有小事情啦，說過分一點就是如果我死了他就來啦，他死的話就是我過去啦。啊這些人死我都有去啊，我妹妹、妹婿、哥哥、二嫂和二哥，車禍在高雄的醫院我都有去。我現在有想要去找三哥、三嫂，姪子差不多你們這樣的年紀而已，每個人都很認真很忙，買兩棟房子連在一起，另外旁邊又買一間，如果大家沒有認真賺，這些錢要哪裡來？我們又不敢去吵人家，如果我哥哥在就會帶我去逛，現在如果她們聽到我去，最多就是說叫姑姑等一下、叫姑姑怎樣。就是中午或晚上帶去吃一頓，啊她們就是沒空，跑得像飛一樣，啊我們就好像在等吃一樣，所以現在我要是有去那邊，我也不太敢給她們知道，也不太去我哥哥那邊啦。



鄭金鳳好友李玉梅
〈鄭金鳳提供〉

和生父相認那時候我已經和養父分開囉，我十六歲就嫁人，那時候他跟我拿六千元，那時候六千元比現在六十萬元還要多啦，我爸爸就離家，那間房子三個兄弟賣一賣分，然後離家就跑去臺東了，拿六千元之後就走了，這些錢他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後來沒回來這裡，也沒來找我，後來就沒看過他了，一去就去了，然後就和那個第二個結髮，有生孩子，所以就變成生三個男生，兩個女生。第二個就是放電光的時候，都帶在身邊那個交往的，後來我就嫁人了。

梅菱歌劇團時期

「梅菱」戲班原本叫做「如意社」，是玉梅爸爸整的，後來她爸爸過世，收起來，

玉梅接起來自己整，就叫做「梅菱」，在內臺那時候的「梅菱」我才十六、七歲而已。玉梅很疼我，她的個性比較男孩子，她一個人沒結婚。就比較不愛說話啊，有的男孩子就很不愛說話，對不對？那就是個性比較男孩子樣，什麼都看一下，看到妳在看我，知道妳是誰就好。就不像女人，「唉唷妳這個也沒拿去放；你這個放得亂七八糟。」女人就是這樣啊，一隻嘴像火槍一樣。她跟我的丈夫同歲，講起來又多我七歲，我的老闆也是，都是屬馬。

她的戲班名義上是她在整的，但卻像是一樣。因為我會管啊，我管理面的人，她不敢跟人喊說：「你就當百姓，你就當太監喔。」不敢跟人家喊，我就喊。若做「粗角」的人，一定要做旗軍仔、百姓；若做「幼角」的人，一定要做太監。「粗角」就是男生，就是演鬍鬚的那種啊，扮演太監。啊如果是百姓啦，要跟人家跑啦、打啦，就是男生角、「粗角」。像我們這種就是「幼角」，「幼」就是女生啊。內臺就是這樣分，沒有太監的話我們百姓要去幫忙演；沒有百姓的話，當男生的就要去幫忙演，這就是個人看吃什麼飯。

我比老闆還大，有人跟我說，玉梅給她叫去旁邊換我出馬，我就都把他們請出來。我比較雞婆啦，玉梅比較沒利沒勢，她不是喊會不好意思，不喊也不好意思，而是不願意出口，都懶懶的。如果我的朋友叫我出去玩，我就會叫玉梅一起去；她的朋友叫她，她也會叫我。若都沒有人叫，我們兩個人，你坐你的鋪，我坐我的鋪，看妳要來，還是我要去。一人拿一罐「紅鹿」，以前有那種紅鹿的燒酒。我們的時代，差不多你們這個年紀，都一人拿一罐紅鹿，叫人去買幾樣菜，就在房間內。我們內臺內都這樣，架起蚊帳，就是我們家囉，你蚊帳架起來也是你家囉！我們苦旦、小生都是在臺上文武場，就用蚊帳而已啊！我們以前說，內臺規矩很好，若蚊帳放下來，人們就不敢掀。

玉梅一來是老闆，二來是小生，再來跟我對手，這就叫三層親囉！就像《三進士》一句話說：「別人的禮物不拿可以，我的禮物不拿不行。」我跟她三層親，一齣戲父子三人，出仕都當進士，稱做《父子三進士》。

教綁戲团仔的日子

在玉梅的戲班「梅菱」的時候，他有一些綁戲团仔叫我去教他們，差不多五、六個而已啦，初中到高中，大家都識字只有我們不識字。如果去臺中那間戲劇學校的話，就比較多個，那一班就差不多三十多個，四十個。那些都有在招生，啊內臺這個是老闆有在綁這些孩子，要來幫忙跑一些旗軍仔啦，還飾演一些太監。

以前綁戲團的女孩都綁女生的，都沒什麼男生，因為以前的男生都要做工、下田啊！不過男小生，都是大人的嘛，就因為男小生很少所以才會出名啊！我以前都跟男小生對〈戲〉，像《沈鳳春活捉百里侯》，這小生也是男生的。現在客家庄還有啊，還很多，還像鍋子一樣，妝成那樣，畫黑畫手畫，就像是在畫布景。現在開始在返回了，返一些男性起來做小生，起來作團。教戲時都早上差不多七、八點，我們以前歌仔戲差不多都是一點半、兩點才有演嘛，早上閒閒的就能教他們。我們大人要先作，大人以前就有作整段的囉，再叫他們看，不過整段的他們不用作，比如說，我們現在演三個多鐘頭啊，你就演半點時，就是一小段而已。

就看团仔明天要唱什麼、要扮演什麼，我們就教什麼，譬如說你演山伯就是山伯，看怎樣出臺，怎樣比、怎樣說，四唸白是怎麼唸：「上天之靈遠悠悠，大富之家前世修，人生一世勤苦讀，孔文論語用心求。」我幫你唸，啊你今天晚上趕快去學，學一學明天來唸。不過如果學生不會演的話，絕對不會讓他演，教他怎麼比，如果是武戲的話，也是叫武老師教他。

晚上的時候如果在演戲，傍晚的時候，講比較過分一點的就是說我們這些「大角」喔，後面有一些朋友啊，要接待朋友，對於演戲比較疲勞，都教一些孩子從戲的剛開始，比較沒人啊，先教一些孩子去加演，去加演一個多鐘頭，差不多這些孩子在加演了，我們就爬起來化妝了，穿服裝囉，加演好了，一個多鐘頭後我們再下去演。等一段時間後如果他們離開，要去奮鬥，他自己就會想要怎麼填詞，像我們當初也是一樣啊，我都靠你們〈指老師〉，靠到我要離開了，我就要靠我自己了啊！我沒有你們可以給我們靠了啊，對不對？啊你帶我去坐車，啊你走了，我自己就要走啊不然要去哪？我就去問人啊，問人之後就要想啊，一樣是自動發揮啦！

這種文戲是腹內戲啦，叫做「文戲金，武戲土」，武戲是土的嘛，武戲如果這樣繞過去了就沒有了嘛，那這些文戲呢，越學越腹內越好，對不對？所以文戲比較實用，文戲比較實用。



鄭金鳳（右）與李玉梅（左）合影〈鄭金鳳提供〉

那時候在東臺灣比賽，一次她過來西部請角色，馬上就要演了要怎麼辦？如果要等她回來，那時候的車輪又很慢，不像現在，喊去就去、喊來就來。以前的車班，早上這班如果來不及搭，就要在等明天早上同一班啦！不是這班來不及，就搭後面一班。我就演小生，我當小生我就得了冠軍。在東臺灣啦，東臺灣沒有幾個團，我就紅在東臺灣，紅在花蓮港〈指花蓮〉。有一次我當老伴女，尾巴沒戲了，就請我多謝一下票，妳看這些都是貼紅紙〈指賞封〉，這些紅紙都是錢，賞封貼到我今天的戲金夠為止，

明天沒有要做了，就請我明天再做一天

不知道有一陣子我怎麼了，我就沒有回來，她又過去花蓮做，人家就在討我了。她就來請我，又去之後，玉梅有一陣子不在，那邊要比賽，我就下去演鄭成功，鄭成功都念劇本的，我會念劇本，我就下去做，因為這劇本，光聽我就聽到熟，我那個時代啊，我每個月都演日本婆，演鄭成功的母親，我們都常對手，我說完她要說什麼我都嘛知道，所以她沒演時，我就會做。

後來玉梅也整了一個外臺也叫做「梅菱」，不過都是一些老女人演，那個時候我差不多、出國回來，二十幾歲。因為內臺那時候不流行了嘛，內臺就都收起來囉！沒有人愛看囉，那時候還有廣播、還有電視、紀錄片，大家買來看就可以享受了，幹嘛還要跑去看內臺戲？又要花錢。所以玉梅把內臺收起來去做外臺，外臺也叫「梅菱」，「梅菱」改外臺之後我沒有在那邊，我那時候在在臺北「新琴聲¹」跟「新保聲²」，這時候這兩班很有名；新琴聲是小貓叫我去的。後來我因為家事，離開梅菱我

¹鄭金鳳曾在臺北外臺戲班「新金聲」演了三、四年，回到新竹後，也在「錦上花」演了五、六年。可參見林鶴宜、蔡欣欣著：《光影·歷史·人物——歌仔戲老照片》，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年10月，初版。

²1969年7月，陳剩和廖瓊枝合夥，組「新保聲」歌劇團。由廖瓊枝找來戲迷合股，劇團演出頗受歡迎，還有觀眾自願「扛戲坪」的美事。後來廖瓊枝退股離開，由陳剩一人獨撐大局，一直到1990

也流浪去寶銀社啦。玉梅多我快十幾歲，如果現在玉梅還在，差不多八十五歲囉。

寶銀社—揚名海外時期

那時候我先生不知道怎樣，就待啊、待啊、待啊，就待到寶銀社了，待在寶銀社跟小貓。筱桂雯、枝花，很多小生啦，六、七個。「寶銀社」是所有的角色來合班的，都是老闆陳班昌自己選的，都要很厲害。都沒有男生，如果有男生就是只有文武場而已，我們的前場，包括男將女將都是女生，所以叫「寶銀社少女歌劇團」。我們三十幾個女生，可以說是少女團啦！

陳班昌，現在陳亞蘭的爸爸啊，她媽媽跟我們一起的，跟我年紀一樣，回來才生陳亞蘭啦，你看年代多久了你看，她媽媽在演關公啊，她現在在臺南還在整戲，她跟我一樣大，一樣七十五歲、七十六，實在是說，以前那個年代跟現在這個年代，完全都不一樣了，也還好我們也老了啦，我們也收起來了啦。

團裡面有七個小生、七個小旦，不過七個小旦裡面沒有專門的苦旦，有的武旦、有的二線旦（二線演員）；有苦旦，就是硬抓起來的，不是全部真正一開始都是苦旦。她們的藝沒有那麼濃厚，就像是說，「你來，你來扮小旦。」扮到最後不會，好我出身就是苦旦啊，那我教、你演。一直教、一直教，那不就是自己會進步，比如說我教你講兩句你自己也會多增添一句，變三句，再來我教你兩句，你自己也要會添三句，對，自己一直體會一直學起來。



由陳班昌所領，「台灣寶銀社少女歌劇團」，出國前合照
〈鄭金鳳提供〉

代中期，因為陳剩身體不適，才結束了「新保聲」的經營。可參見林鶴宜、蔡欣欣著：《光影・歷史・人物——歌仔戲老照片》，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年10月，初版。

一代青衣名女伶

後來老闆調我去比賽，我就在「寶銀社」得獎，那時候就五十年全省，從七個縣市都挑，每一班有整班的老闆一定要比賽，他會先從各戲班去看，每一班我們會另外演給他看，「啊這個人可以用，我選起來，這班可以用我再選起來。」

採訪〈指評審〉，從三百多班去挑啊，一樣裁判去挑啊，採訪就一直看、一直看，看哪一縣市、哪一班比較好就紀錄下來：「什麼動作有幾分、什麼表情有幾分、什麼眼神又有幾分。」內臺三百多場，比到剩六班，再從六班其中有一些主角可以的，再聚攏一起挑到臺北大稻埕比，比完再選男女主角，我就以《三娘教子》的王春娥得到全省的女主角。歌仔戲就要做到，我們的劇，這就叫「情」，情就是我們的表情跟我們的藝術。

比如比賽當時小孩罵我〈飾三娘〉，我說：「孩子你就好心，聽母親的話。咱閩雞不可趁鳳飛，你若乖乖去唸書，三娘就幫你訂做衣服，美衣、美褲跟美鞋。」



民國五十年，鄭金鳳以《三娘教子》拿下全國最佳青衣女主角獎
（鄭金鳳提供）

小孩就回應說：美衣美褲不稀罕，要我唸書難上難，衣褲若穿破我甘願，這套衣服甘願穿上一輩子！三娘罵他：你要節儉一點，不要在那邊匪類，這套衣服穿到要一輩子…。

他就糟蹋回去：我這套衣服甘願穿一輩子！三娘很生氣：逆子你真正不受教，我一時氣忍在心肝，手舉竹板…。那他就哀了，舉竹板要打他，他就哀了。小旦就嘆氣：唉…，我是毋甘打～，子，你是個有靈性的孩子，你千萬不可要變爛材。他又他糟蹋她，咒罵她說：你這個不要臉的白腳底，娶妳入門就煞死我爸爸，你有什麼資格在我們薛家。

她就再打他，非常生氣，我們的綁頭散髮就甩下去，衣袖舉起來，就抖抖抖，她就氣到…眼睛一瞪，眼淚就流下來。那時候裁判在前面，掌聲就烈烈響，就要做到我們的劇，叫做「情」，情是我們的表情跟藝術。

以前聲音又要明亮才會被發現，有些人不太愛看戲，看到我們這樣的，就會停

下來看，不然我怎麼會在五十年度拿到全省的女主角？以前的人看戲才有認真在看我們的動作、表情，現在沒有啊！現在都，「不錯、這樣漂亮」這樣而已，也不會看你的頭跟尾，以前我們都真才實力做起來，他們看得掌聲一直打下去。

我那年五十年得，到現在一百年，我現在七十五歲。我那時候差不多二十五歲了，人家說「蕃薯葉不漂亮也一部分嫩」，我是不美但我很能做，二十幾歲而已，聲音又好，這個比下去後就顫抖，歌聲又要明亮喔，不然有時候如果哭下去，聲音都會不見，我們聲音要明亮，字句要清楚，若有人「啊…」，啊你在唱什麼？你聽不懂他在唱什麼。

用學的，這就叫藝術，那些裁判就「喔，鄭金鳳就對了！」不是自己去報名的，都是他們選的，像我在拱樂社錄音，也是老闆去錄我的聲音，錄每一個苦旦的聲音，如果可以才被選去；我的聲音有種撒嬌的聲音，我的聲音不錯，我現在老了，講話也比較沒有力氣。聲音要練，以前我們都是對土牆喊，這樣喊。

從一開始就選到我當苦旦了，一開始我就得到女主角，再去和他們湊六、七個苦旦，他們就要熱鬧啊。《呂蒙正》是以前一小段戲的名字，叫《呂蒙正拋繡球》，小生呂蒙正，小旦是千金，這個故事裡面是和石平貴一樣啊，拋繡球，她爸爸看他不夠重，看這個乞丐，看呂蒙正在當乞丐，看輕他，要把他趕出去，小姐把他留下來，小姐說不然你留下來，我進去跟我爸爸說，結果進去之後她爸爸不成就他們啊，出來和他一起當乞丐。

《呂蒙正》這齣就只有一生一旦而已，太單調，全部都是「黑衫戲」啦！黑衫戲，全部都是黑褲、黑衣，都黑，沒有漂亮衣服就對了，都黑衫戲。再來想說，恩...要怎樣演比較熱鬧，比方說人家演戲就會說，啊「雙燕」的啦、四燕的啦，還有七燕的。要演沒有人有的啦，七個小生，七個小旦，對，一幕裡面有七個生，呂蒙正要入窯，啊入窯要過木頭的橋啊，每個人都扮演一樣的，然後一對一對，只有這一幕可以演而已喔〈僅有這幕可以演出七燕〉！得獎之後再出國，得獎之後人家就一直聘請你啊，啊聘請人家就說，「原來鄭金鳳長這樣喔。」這叫做沒有十全十美，我現在聲音還是很棒。但第一老了，第二又胖，啊當小姐就要嬌小啊，才好看啊。我那時候演小姐，還要穿束褲啦。

寶銀社到菲律賓公演

當時我一個朋友大貓也待在那邊啊，在當小生，我都會教她戲，一個菲律賓華僑陳天送愛上大貓有錢他們華僑都會過來遊玩啊，經過人家介紹就彼此認識、聯絡，後來再有興趣就請我們整班過去菲律賓那邊演，我就跑出國去菲律賓啦，也跑到宿霧〈菲律賓地名〉去演戲。

那時候出團的很多，七、八團團申請要出去，我們還跟在人家後面，我們一開始要搶去菲律賓的時候，已經兩團去囉；一次只能一團而已，那就很像選舉一樣用抽籤的，抽到第幾團、第幾團這樣，就要按照順序排啊，所以我們去爭取到第三團。申請那個很困難啊，很困難，楊麗花還排到第五團呢，還常去我的床邊坐、躺啦，那時候我在大橋頭演啊，她跟我相差，差不多六、七歲，常常就「姊姊、姊姊」這樣叫。

等了兩年多，手續還沒有辦好，一下子你的沒有好，一下子他的沒有好齣。一拖延下去、拖下去，等這些時間辦不好，還要等那邊陳天送的錢過來，那我們護照都準備好去機場買票啊，還要過好幾關呢！不是說我要過去就過去啊，還要查一下你的資料，你的案底好不好，錢也要準備好啊，啊我們這些人數、文武場，有沒有案底，什麼有、什麼沒有，這樣才可以啊。不是說，「我要去啦，身分證在這邊啦。」不是像現在這麼簡單，以前多辛苦咧。



「寶銀社」內台名角赴菲律賓公演，後台合影〈鄭

苦守寶銀社

喔，在臺灣苦了兩年多，都在免費巡迴演出訓練，沒有賺錢啦，還好我們家萬曆〈丈夫〉從家裡拿錢去用啦，都給我們「安票」，「安票」就是一票看是三百還是三十，一個人三十張、五十張給你啊，啊各人再送給你們的朋友啊，啊朋友再來看戲給我們賞封啊，我們才有那些賞封可以用，貼紅啊，不然老闆沒有錢給我們。老闆沒有錢，靠給我們票啊，那些票就好像錢，票就拿去給朋友，這五張給你啦，這

十張給你啦，啊你再來幫我貼〈賞封〉。

那時候都內臺齣...很困難啊，沒有辦法賺錢，很少人看啊，所以我們才要貼這些去啊，有這些票出去，大家沒看浪費，要看喔就要來捧朋友的場，啊我們靠這些捧場，有的比較困難，有的也會沒來啊，喔，那我們就要從家裡拿錢來用啊。那時沒有什麼人啦，那時候漸漸就要，就要收起來了，啊我們是困難說，要去，一定要去出國，在那邊演都演沒錢的啦，不過那時候出國很稀罕嘛，有錢要出國也無法出國啊，是最近開放才可以去喔，不然也是不能去啊，十幾年前開放才能去，是要藉由這些演歌仔戲的，過去那邊獻藝，獻藝給他們看。菲律賓那邊都是華僑嘛，華僑比較有錢，都說福建話，有錢要娛樂嘛，娛樂都臺灣來的。

不過菲律賓治安很差，房子裡面多麼豪華，外面就好像垃圾堆一樣。番仔〈原住民〉很殘暴，差不多像你們這樣華僑，戴一條，隨便帶一條沒有用的，番仔如果靠過來，趕快拿下來給他，你如果沒有快點拿給他，他就讓你的肚子上面有一個洞，因為治安差啊，沒有警察出來，治安很差啦。

當時我們萬曆我也要把他擠進去給他去喔，哇...到最後老闆就是女孩子多，要把女孩子通通擠進去，萬曆卻不能去了，他不能去我也不想去啦。三十幾個女生排起來我最醜，不過我最會演啦，啊我聲音最好，現在我如果說到這個大家都一直笑，啊我就是講實在話啊，有影。以前是看藝術，我人嬌小，藝術不錯，聲音也漂亮，你看我活到這麼老了聲音也不錯啊。啊我年輕的時候有丹田，我哭得丹田都會顫抖，眼淚一直流，不然我怎麼會的冠軍呢？那個《三娘教子》，孩子是這樣罵啦，他說，「我不是你的親生兒子，別人的孩子你打不痛。」喔鏘鏘〈鑼鼓聲〉，魁頭甩下去，手這樣抬起來，這樣抖喔，氣得在那邊抖，眼淚一直墜下，掌聲不斷啦！

「番薯葉不漂亮，但也有嫩葉」

那個年代喔講實在的，錢很大，我那時候賺錢也是很厲害的啦！我們演那個《呂蒙正拋繡球》，我就演苦旦〈劉月娥〉，就像王寶釧那樣，爸爸媽媽不肯答應啊，再出來和他一起當乞丐，啊我們演七個呂蒙正啦，七個苦旦，出來就是要去臺上喔，在那邊給人家乞討。啊那邊也有出報紙，我會先跟我的朋友講，說我什麼時候、明

天要作什麼戲，你就來捧我的場喔。

每個人的朋友都一群一群，我演月娥時跪在這邊，然後你丟我，丟錢給我，那你的朋友則是站在另一邊，啊你丟錢給我，那個時候光是丟錢，就丟了五十幾萬的菲律賓錢。那時候我不漂亮，像我們這種，已經是排不到前幾名了啦，但是我有人緣，聲喉好，很會演啊，對不對？人家說，「番薯葉不漂亮，也有部分嫩葉」，齣對不對，這把年紀，我的聲音很美啦，啊笑說我都自己誇獎自己，不過這也是真的啊，這真的就是過去的事情了，那個時候我們也不敢這樣說，不過現在我們老了。

看我們那時候年輕，人家說我們走路就好像「雲過月」〈體態輕盈〉一樣，「雲過月」就真的像雲過月一樣，不像現在的小旦，走得很大步，很像在追逐一樣，說那樣比較快比較活動，怎麼會是那樣呢？小旦要有「軟勤」〈腳步輕柔〉，要漂亮要有小姐的樣子啊，現在不是，現在的女生很粗魯，很像太妹那樣，扭來扭去說那樣很好啊，所以這種戲要我們來看我們看不習慣。

提早回臺，演員無奈

我們原本差不多是要出去半年，結果三個多月就回來囉，我們裡面的團不合。就是裡面每個人，比如說我演戲啊，那你去外面走你的私情〈私下戀愛〉，就變得無法配合戲班啊。然後有一些人分派：「啊我們演得要死沒錢賺，如果沒演的人就趁這個時候過來菲律賓找她們的私生活，去走你們的私情。她們賺得很多，又寄錢、又怎樣...啊我們是做得要死，沒有得賺啊對不對？」變成大家不合啊，然後外面的團就說的不好聽囉，平常的時候說：「這團都叫女人過來賺喔怎樣怎樣...」，大家就一直吵一直吵啊，你罵我、我罵你，大家互相吵啊，然後罵到裡面不合嘛。

吵到那個領班的人〈指團主〉「我們不要，我們不要待了！」團主陳斑昌自己有一群綁戲罔仔，綁戲罔仔去喔，團主沒有注意，每一個孩子都有交往的對象，大家都有交往的對象，那孩子去到那邊絕對會變啊，啊變了，團主去到那邊卻吃醋啦，也開始有要自殺的意思。那我過去是很好，大家知道要找，臺灣全省的女主角，不知道美醜就對了，那時候我都不敢把粉洗掉啦，粉如果擦上去是很漂亮，如果沒擦就醜得...，粉擦上去就有人緣了，我如果一洗下去，大家就笑我，「這金鳳卸妝了，

沒有在演戲了那個臉常常不卸妝，啊要睡覺再來卸妝是有關係嗎？又沒有要出去」
哈哈，有一種粉擦起來會吃妝〈持久〉，比較有人緣。

菲律賓的人喔，如果有交一個朋友，比如說這個要來找我喔，我的乾爸，這樣我就放心囉，比如說你就「包領」叫人來，衣櫃啦，化妝箱啦，金店啦，叫人送金子，做衣服的，叫做衣服的人來全部都是做繡花的啦、綢緞的啦，連睡衣都是綢緞，都是繡花的。有一個乾爸或是哥哥，大家說個比較土的就是，乾哥啦，我們都說，啊誰認了一個乾哥，有誰誰誰在疼〈疼惜〉了。啊他們那邊都說，如果有人疼惜就不用擔心了嘛！不過一些在傳說的話都嘛，批評都嘛很難聽，齁，啊說就讓人說，不然要怎麼辦啦？都去到那邊了喔，怎麼可能你要認我當乾女兒，我跟你說，「我不要。」有這樣的嗎？絕對說「好」的啊！

今非昔比，榮景不再

啊好的話你就一直準備東西來囉，要認乾女兒就一堆禮物來囉，項鍊、手鍊、戒指，化妝箱，Omega 錶。一個禮拜後，鑽石，那時候實在賺錢就像是在賺水一樣啦，人家說演戲的女人，我們那時候的演員，就好像現在的什麼...現在的歌星一樣嘛，但是到最後大家都不同了啊，說要出國卻都不是要演戲啦。全都，全都飛去那邊要陪客的嘛！不是在演戲嘛，以前是在選我們演歌仔戲的人才，現在卻不是啦，卻在選人貌啦！欸，漂亮啦，什麼這樣就好了，那現在到底是怎樣？亂七八糟啊！真的是喔...我們真的很冤枉。

我們歌仔戲在民國五十年之後喔，差不多最紅，一直到十幾年來就一直變了，都不一樣了。所以說演戲的年代喔，實在是嚇人啦，我們也很早演啦，也很早就不演了啦，現在演戲的不好，又可憐；服裝又要多，服裝一套又要幾萬元，我們以前不用啊，你看我的，一件黑褲衣，我當王寶釧五天，就只有穿那件而已啊，現在你如果單單只有演苦的，一下子就換藍色的，白的啦，茄色的，要一直換。欸，從水裡爬出來也要換一件，可能退色的樣子，哈哈〈開玩笑〉。現在變成這樣，說這樣不好看，人進去出來就要換、人進去出來就要換，現在卻變成這樣，就不是在看演戲啊，不是在看做功夫啊，是在看換衣服，對不對？現在做這些就不好啊，啊，這

些都不適宜啦，現在做這些不好看。

拱樂社—春風化雨時期

寶銀社回來，離開機場就各自離開囉，跑得跟飛一樣。以前是很辛苦的，比如說陳斑昌老闆爲了要出國去依賴你，啊他們也想要出國的就來依靠他這邊，他有這個資歷你們都來他這邊，用他的名義申請，但是你來我這邊我沒有辦法給妳們什麼錢，什麼都沒有，所以必須等國外陳天送先生把錢弄過來；一旦出國回來以後當然不能留在我這邊，因爲沒有錢賺啊，我們待在那邊辛苦得要死，我們各人要走各人的路囉，所以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團趕快去。

小貓也有去菲律賓啊，她父母也有去啊，她爸爸算是在「跑臺」啦，拿椅子、拿桌子，她媽媽比較老了，就是算在摺衣服，後面有那個管服飾〈管配備、服飾、道具的地方〉。「跑臺」就是，人如果出來，在拿椅



鄭金鳳和小貓於拱樂社合照〈鄭金鳳提供〉

子給人家坐的啦，人如果走了，椅子就收起來啦，那就叫做跑臺。啊我們回來之後剛好小貓整班，小貓就起班囉，以前小貓就有班囉。我就趕快去小貓的團，在小貓那邊待了一年多而已啦，她不知道怎樣去吃到補藥什麼的，聲音才綁起來。

差不多二十八歲，因爲我們萬曆跟班底借錢啦，我才跑去拱樂社第三團，做那個錄音團，沒有發聲的那種啦，做別人的聲音，都會叫不太會演的女孩子，扮一扮在臺上比啊。再來老闆就在六、七團裡面，要試一個苦旦聲音，才去試到我。喔，我的聲音很美，才叫我回去台中向上路那邊的學校，要去錄音。後來小貓身體不好，我帶她去拱樂社，就演那個沒聲音的，沒有聲音就不用出力了，不然她身體不好，出力反而辛苦啊，去吃錯藥才沒聲音，她的聲音才不見，不然以前她的聲音多好啊，委屈她的人才，她扮演小生很美啦。但漂亮沒有用，沒有聲音，她的小生就都不演，都給她妹妹演，她妹妹沒那麼漂亮啦，不過聲音好啊。

後來補習班也在招生，招生才叫我下去當文老師，喔，如果晚上、下午錄音，

早上就教學生，教手勢、腳步啦。另外有個武的老師這樣，我在那邊待了三、四年，我也帶了兩批學生，外面也有租房子給我住，我也是這樣，日子也是過得這樣。

唱腔出眾，苦練得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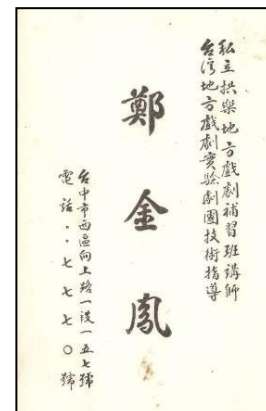
我變成老師了嘛，啊陳澄三會問我，「明天你要教什麼節目？」我說明天先教走圈〈跑圓場〉，再練聲音，面對水泥牆喊，或是古井，面對古井喊，喊到越沒有聲音，聲音才會回來。「啞」〈喊〉完會沒有力啊，沒有聲音啊，「唉唷沒有力了」會沒力量可以喊了，「啞」到越沒有聲音、「啞」越久，聲音就會越出來，久了之後我們不喘了，就會越喊越有聲音了。

所以人家說，「你們演苦旦會不會沒聲音？」會，怎麼不會，沒有睡好、或是哭過，我們作戲〈苦旦〉如果劇情到位真的就會哭出來。哽咽時，喉梗滿啊，唱歌就出不來了，如果你在哭能說話嗎？所以哭就沒有聲音，所以演戲的時候都會假哭，不用真哭啦，然後擦油啦，擦得濕濕的，遠遠看就知道有苦臉啦。我們在作演戲，聲音給人家聽比較重要，如果你一直哭，反而讓人家覺得說：「啊她在那邊哭也不知道在唱什麼。」對不對？啊如果你在比賽，就是要真做了。

啊我們美雲〈指陳美雲〉是他媽媽把他抓去拱樂社當綁戲囡仔，綁在第三團，啊我在拱樂社，啊小孩子就會喜歡靠在大人身邊就對了，我當女主角的時候他扮演男生囡仔男主角，就這樣把她在帶在我身邊，大家都說：「可以給妳當做孩子啦，你去叫他媽媽啦。」所以她就叫我媽媽了。現在她也對我很好，常常叫我去他那邊，我腳不方便，如果他們台下的朋友喔，都叫我「新竹媽」啦！跟著美雲這樣叫，她們知道我是美雲的乾媽啊。裡面演戲的都叫我「金鳳媽」啦，住新竹啊就叫做「新竹媽」啦。比較正式的就是「金鳳媽」，「現在就請金鳳媽啊進



下戲後，鄭金鳳與許秀咩合影〈鄭金鳳提供〉



鄭金鳳「私立拱樂社地方戲劇補習班」的講師名片〈鄭金鳳提供〉

後台。」平常就是「新竹媽」。

提携後輩 不遺餘力

本來許秀岫是在第一團囉，許秀岫是老闆在找聲音，找到我，然後我才去那邊，大家才認識的，認識之後又出來。許秀岫本來就錄男生的聲音，有一次導演安排一次《小女俠紅蝴蝶》讓她演女生啊，啊演女生不會走路啊，她媽媽就在內臺幫人洗衣服、煮飯，她阿嬤在裡面幫演戲的人摺服飾，就帶這女孩來，就暗中找我幫忙。那時候在拱樂社在錄音的時候，唐美雲一項都還不會啦，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爸爸在戲劇學校當武老師啦，我當文老師，啊她媽媽在當廚師啦，唐美雲就帶去那邊，都嘛帶在身邊，教手部和腳步動作，這是他阿嬤和母親拜託我的。

美雲和那個許秀岫啦，連明月啦，她們都同年代的啦，她們常去美雲家，一樣叫我「金鳳媽」。我們演戲的，南管一樣要唱啊，都馬調啊、北管，啊她〈陳美雲〉都唱那個北管啊，皇帝要唱的，「龍鳳雙雙，朝庭開，朝庭開…〈唱曲〉」。以前要做那個皇帝，也要唱一段這個，如果去那邊，美雲叫我就要錄起來，錄給她學。啊她很愛說笑啊，「金鳳媽，你再唸幾句四句聯給我聽聽看，啊我再講一套，她就講笑話給我聽這樣。」她多愛說笑話啊。

目前在台北，楊麗花不要說，楊麗花也可以說是她的前輩，她收起來了，小生就剩下陳美雲，唱將。她唱歌，是第一的，這我傳承的。以前要唱薛平貴、王寶釵呀，晚上我們都還在演民戲啊，她就去叫她爸爸來載我，載去她們家，過去教她，教到四點多，然後就在那邊過夜。所以我就在她們家睡，睡到隔天，再去演戲，又叫人家把我載回家，洗個澡、換個衣服，換一換再去演戲，演完了又叫人去載我，載去她家。一下子教這、一下子教唱唸，缺什麼都是我在教，現在我都不會了，都是她在教那些學生，多厲害咧，正港的！人家學得有出神〈出神入化、入木三分〉，人家說「有狀元學生，沒有狀元老師。」真厲害，啊她一樣在大學，跟那些大學生說這是我的乾媽，啊那些學生，那些學生一樣叫「師嬭」啦，我說：「師嬭有好聽嗎？」哈哈，不是有一句話叫做「師太」？啊她們是怕我聽不懂才叫「師嬭」。啊「師嬭」不就變成一隻馬了？〈開玩笑〉

如果我去到那邊，她就是禮拜二就去教，去到那邊她們都嘛把我帶去。我待在家裡也無聊啊，所以就把我帶去，那些孩子如果在學，在旁邊搖、在旁邊練，我們也需要跟她們講。這步如果做不來或什麼，或是那部沒唱完，我們就可以告訴她們，對不對？啊我都會買一些新竹的名產去，肉丸啦、貢丸啦、什麼丸啦，還有春捲，那些學生都是補習完之後，要趕著去七點半上課，一個禮拜才一次，有些人都嘛沒有吃。她都嘛教一些妳們這些畢業生。還有一個沒興趣，她媽媽有興趣啦，把她押去學啦，她媽媽就坐在外面等她啦，怕她跑去旁邊。啊她媽媽就比較老了啊，要她學歌仔戲，啊她還能演，要她演宮主啊，比得很好看呢！美雲如果比什麼，啊教那些孩子，也是很好教，叫你坐下就坐下，叫你站起來就站起來，不會說叫你坐下你就站起來這樣。學得很成功，學得很成功。

你看現在我們老了，換她們在紅了，這叫做，「後生可畏」啦！對不對？我們老了就沒用了，真的現在聊這些，我會傷心啦。不過年輕的時候打拼，老的時候就是留下名聲，如果現在有人要來訪問我，我就是照唸、照講，都教他們啦。

新琴聲、新保聲—野台時期

大概三十幾歲，三十三歲離開拱樂社，拱樂社之後我就回來家裡了，我先去「新琴聲」啊小貓她們在演民戲〈指野臺戲〉囉，她來請我啊，請我去臺北演民戲「新琴聲」，這已經不是內臺囉，當時就沒什麼人看內臺戲了，那時候就開始都作外臺戲。因為都有電影、電視，那時候電視是黑白的，一開始楊麗花去演也都是黑白的，接著才有彩色的，一直進步囉！大家都有錄影帶，一直買，人家怎麼會想看我們？

在「新琴聲」、「新保聲」，那時候都一天一天演而已，就沒有人可以來講戲，今天一天在這個廟演，明天又到下個廟演。因為現在每個地方也都沒有導演，都靠我們在講，我們都有在看，比較有在演主角的都會比較清楚，舊戲常常在演，如果都演完了，啊沒有戲，也沒有人講，啊就換我來講。像是要演一齣《陳仙姑收妖》，或是其他戲劇。以前我在演苦旦，花樣內容就很多種啊！我隨便演一下，也知道了，再跟他們說。

若是別人，不是演主角的人，講的話就比較不美、沒有說服力，我們演主角的

就會比較懂那個「劇理」，劇的理由留著劇裡面的意思，不就講得比較合理、出路？你看這齣《洛神》，在「新琴聲」我自己講的，我傳到現在全部電影界、電視的都在演這齣《洛神》。

內臺轉野台，綁戲囡仔一哄而散

我演民戲時有繼續講戲說給演員聽，但是綁戲囡仔都散光了。內臺的也都長大了，外臺時期比較沒有綁戲小孩，都住自己的家裡，怎麼會有地方給綁戲孩子住？內臺是因為有戲臺，綁戲小孩是整年都住在戲臺內，老闆的家就是在內臺，也是演員的家，我們當演員也是住那裡。比如說，今天我們在大橋頭演，演完接著要去艋舺十天，老闆就要跟人家租內臺場地，租十天。以前戲臺都租給別人，是現在才沒有，都拆光了，不然以前都有後臺可以住，一個人都一個位置架蚊帳，蚊帳放下來就算我們的房間、我們家裡。

那時候的文武場都是用聘請來的，現在都是演做得起來的那段。就像這次農曆十五我朋友要來我家附近做，她要來做《靈前會母》，因為人少我就演母親，金氏。還有一個她小嬸的大孫子。啊這沒有官，用代將軍，五、六個就下去演。如果還需要人怎麼辦？就用代替的啦。你看楊家將就好了，你看人這麼多，要從哪來？那不就是一個一個代替。光楊家將兄弟就有八個了，一齣戲就八個角色，還有父母啊。公演喔，也是要調去一些下手，調那些女角色，或是婢女或是旁邊的旗軍仔那些將軍。現在外台沒了啦，沒人可以了啦。

像《狸貓換太子》也是撿一段來演，整齣都要「撿段」，這段人比較多，就不要演這段。通常一整齣，以前都演十天啊，一部戲演十天。日夜都演同一齣，就像電影一樣，中午和晚上演的都同一部。有一些就留著明天再看。啊現在沒有很長也沒人要看，哪可以拖十天？要去哪生出來演十天？現在沒辦法做就是這樣。人那麼多要去哪找？這段做了，中止，少一個人；這段又做，中止了，少兩個人。

最近經常演一齣《鴛鴦樓》，也是很多人都挑起來了，出台就先出一個官，都改過啊！郭燕飛鎮守東台，西寮說要進貢都沒來，要寫信去通知，西寮就進一個西番女過來，皇帝面紗打開，一看了就開心，選作西妃。後來換我做一個李三娘，要

穿大件的，像太古那個穿黃的，啊我穿紅的，紅色造型的衣服，戴紅冠。我最多是演正宮，不然如果帶大帽、綁頭，又要穿大大件的衣服，女孩子怎麼敢演？

現在我都做皇帝也不錯，所以少人就做少人的戲。我除了年輕的角色不敢做，就做這皇娘娘，做皇娘娘是半老的「掛母老」〈真正是長者〉可以裝這款的，衣服穿寬就沒問題。不然要我穿女孩子衣服，我現在哪敢演那個，不就當作我還沒嫁丈夫，我都七八十歲來沒嫁人？都當祖母了還沒嫁丈夫？啊…說現在的戲，演戲又沒人看，可憐，又要用自己的東西，收入少，支出又大，現在作戲的不好啊。

新琴聲也是演很多年喔，後來再去「新保聲」，「新保聲」是陳剩，小生陳剩，他自己本人整班的，我在「新保聲」沒待多久，我先生就把我帶回新竹了。我和一個朋友在交往〈交朋友〉，她常常給我貼紅紙。我們家先生就以爲她跟我同性之愛，就把我帶回新竹，差不多三十六歲就娶媳婦了啦，回來後，那個老闆特別來聘我的，有人跟他說：「臺北有一個苦旦回去你們新竹，那個很會演啊」他就跑去我家聘請我出來，我就去「錦上花歌劇團」。我在「錦上花」也是好幾年，才自己出來整團，整「鳳欣歌劇團」，開始作給神明看〈指轉野臺〉了。

現在有電視啊什麼的一直變化，內臺變得沒有人看。以前都是內臺戲，都是買票的啊，一張票看多少錢、多少錢這樣買啊。現在戲都作給神明看，都沒人在看囉。內臺沒了、作戲沒了，但歌仔戲不能沒有啊，要有傳統呀！「神明戲」才來設置歌仔戲來作啊，才開始這樣。現在只要穿得裸體，就是說很會演啦，像我們這種型的喔，叫做真才實藝喔，賣不到錢了啦！

「一日為君，勝過千載為臣」—整班時期

人家說，「一日為君，勝過千載為臣」對不對？我差不多二、三十年前買下「復興社」，取名「鳳欣歌劇團」。差不多四十歲我就自己當團主，整「復興社」爲「鳳欣」，我也是經營差不多十二年、也當導演，出來「打戲路」〈拓展戲路〉，到五十歲我就收起來了。

那時候一部戲才一萬三、一萬五就很值錢，不是像現在一棚兩、三萬；不過那時候的演員，最「大角」最多錢才七百五十至八百塊，不過現在的演員都要好幾千，

那時候我請像我這樣的「大角」，還請小生、苦旦，一日才八百塊。但是我演一次戲，出去一次就一萬五，我一家人就賺了八千。

我當老闆的時候把全部人都帶下去啊。不然如果只有我一個人賺，哪有可能養這麼多人？我還自己四、五個人扮仙，一個人有演〈自己演苦旦〉。我明天要作戲，五個聘的角色來了，我自己的家人定四個角色，這樣就九個囉！可以扮仙了。因為我的孫子、我的女兒、兩個媳婦，我抓下去扮仙，還有一個孫子阿偉比較小隻，跳猴子，後來不是叫「綵神」，如果我們有，就用猴子，我沒有角色，我就用猴子下去扮武。大孫子當三仙，啊大媳婦下去當仙姑，我第二媳婦和女兒當喜神，這樣我們一家人六個就下去演，這樣我只需要請四個人而已，這樣剛好十個。我請了文武場、演員也才四個，一個最多八百塊，不過以前都好幾個，現在都一個人而已。以前要三個，文場兩個，武場最勉強兩個不然就都三個，普通就三個。

戴月披星，隻手撐家

我算導演，導演賺錢、我自己演賺錢、又賺折服飾、打戲路，我還自己煮飯，加上我自己當老闆，薪資大概賺八百，對不對？就這樣才會快啊。我整戲有賺錢，沒賺錢哪會有這麼後生？這一個家三十幾個人，三、四十人，我要賺多少錢下去？啊家裡的兩個孫子，都讀到碩士囉，那我是花多少錢進去，那些都我揩著、和我媳婦揩著去戲班演的啊。

他們都本來不會演，被我教會的，我都晚上在三樓教他們，比如明天要演，我今天趕緊去跟我的媳婦、女兒他們說，妳明天要演小生，什麼的。我念她們要說什麼，她們寫下來。我教他們怎麼出臺〈出場〉，怎麼比手勢；比如說要參見母親，他們站旁邊，我當母親，我說：

三年一科科期到，命你們雙人往京趕考，就是雙生貴子就對了，生兩個兒子，雙胞胎，命令你們去赴京去求取功名。兩個孩子應：好，拜見母親。



昔日「鳳欣歌劇團」扮仙盛況
〈鄭金鳳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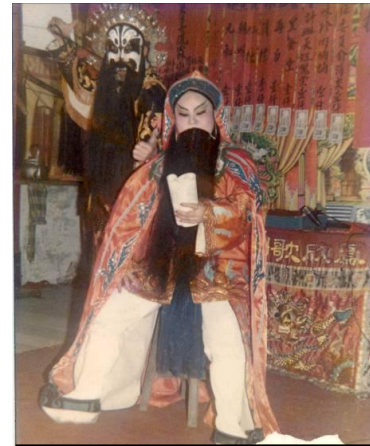
我就教他們唱，唱完歌再來下臺，再來換我，我來收白，我收白的時候裡面就在穿官服、官帽，再來開堂，就我旁邊的孫子當旗軍仔，他們兩個〈女兒、媳婦〉就出去當官囉，就教他們這樣排，排到這裡，進來就念：

小小勤讀詩，我教他們唸，兩個人一人一句：得到功名天下知，萬歲面前賜御酒，後宮娘娘。叭啦鏗鏘〈鑼鼓聲：過門的意思〉，要教她怎麼打簪，簪花就是簪花枝：我是什麼人，報名字，得到元科狀元〈得到探花〉奉旨遊街三天，貴府拜相…來啊，帶馬來！

這些我都把他們教會像這些我都幫他們安守好了。一開始我也教他們化妝，就像我們在臺下也是這樣畫，只是比較濃，比較冶豔一點。還有四個孩子，還有後面當一個老婆婆。

包括媳婦、女兒、孫子，也有作旗軍仔，我都底價三百，我大媳婦和二媳婦我一個人給他們六百塊。不然你們跑光光，剩四個演員要演什麼？那幾個賺我的錢，本來就會不用我教，叫他演什麼都會演。

那時候都演「端仔戲」比較多，就是比較小出頭，像是《雙生貴子》，我們白話就是「端仔戲」，就是比較家庭戲。明天如果比較多人看，我就多調幾個人來幫忙，不是沒有人不忍心調，我是爲了要自己人賺，如果多調人來我家兩個人就不用出來了，我就多花這些錢。如果這兩個我教會了，我就不用再請兩個人，就省下來了。我一個女人要起這個家，這麼大的家，就是靠我一個人這樣整。我先生有時候幫我看一下，還是要搬什麼幫我拖個籃子這樣，他顧自己的生活都忙不完了。



鄭金鳳於「鳳欣歌劇團」扮演劉備，背後滿牆紅紙爲戲迷賞封 〈鄭金鳳提供〉

申請團主，困難重重

我都在新竹比較多，有一次曾出去外地，就是我爲了要劇團牌照。當時我整這班「鳳欣」整的不錯，可是沒有我的名字啊！紙頭、紙尾都沒有我的名字，我怎麼會願意，對不對？我要當團主啊！要給我一個牌照，就要去申請團主。

但是協進會說，「不識字不能當團主。³」我很生氣，我覺得他騙我，學問夠了就可以了啊！不然隨便找個識字的人去當團主叫他去教戲，看他會不會教？對不對？我為什麼不能當團主？那時「復興社」一年才五十幾「棚」，一日有一棚，下午、晚上各一場，通常下午武戲，晚上是文戲。我一年有兩百五十幾棚，這樣我不能當團主嗎？對不對，這樣我才能有夠嗎？大家被我堵的無話可說。這種東西是要腹內才有用，光識字沒有用。

有一年，七縣市要比賽，協進會叫我參加，去宜蘭羅東比賽，當年去參加比賽的人，都是要得第一，而我就是去參加要當團主。沒有國家補助，我自己也花了二十多萬去那裡比賽，由別人演我當老闆，一樣演《三娘教子》，去那裡跟人走來走去。別說我有沒有得第一，光我有去參加，就有資格給我當團主！我花這麼多錢下去，一樣南征北戰，一樣很會用腦，我頭腦不錯。而且，別說有沒有得第一，我一樣得到第二名，回來我就可以當團主就好！

後來我也曾去花蓮港演，那時候會有一些阿伯來幫我「湊」，「湊」就是妳明天沒戲了，我就邀幾個人出錢，妳明天再出來演，這樣我們又有賺了。他們要一直邀，邀到那時候我的價錢差不多一萬五，我那時候都差不多被貼到快兩萬塊。

我曾經有一天，一個團拆三邊演，演三個位置，還有一天拆六個地方。比如我請妳，等一下又請她，有時候，有些戲迷要看我，光我這個「鳳欣歌劇團」這條橫批、布條，給你貼，這班給你做，一樣是以我的名義。今天白天演完，到了晚上換我出面。我在城隍廟口多有名啊，人家如果看到金鳳喔，晚上沒有要演，粉擦一擦就，人家就說，金鳳等等就出來了等等就出來。

現在時機比較不好，天氣好一點時差不多四五十個；如果天氣不好五、六個，六、七個也有，也曾經只有幾個在廟內看，外面那麼冷沒有人要出來看，都躲在廟內，也不是說完全沒有人看，只是我不再整後，有一些年紀大的已經老了、過世了，中風的也中風了，他們都是愛看戲的阿伯。老人們的家產，什麼產都留給年輕人，現在的年輕人，內心比較狠，錢拿了就走，都沒有想到長輩，現在老人，沒錢的很多妳知道嗎？有些老人很可憐。

³ 1980年起教育部規定劇團負責人必須具備高中學歷，至1996才取消。可參見陳智堯：《歌仔戲劇藝生涯與表演藝術研究》，2010年，頁71。

無奈變遷，外臺經營不易

我的團差不多七到八年，就漸漸衰萎，從哪裡看出來？我常常沒有演員。怎麼會這樣？我的團稱做「鳳欣歌劇團」，本來我要以我的名字「金鳳歌劇團」，歌仔戲就要用我們女性的名字才會紅。我買「復興社」，老闆死掉後由老闆的舅舅掌理，舅舅要賣我，但我那個時候沒有錢，我本來在演歌仔戲而已，哪有辦法有錢買這個戲班？他要賣我六萬，那個時代六萬比現在的六十萬還多，我哪有這麼多錢？我就邀他跟我共同經營，我說，「舅舅你跟我一起，團我來整，我要三萬塊給你，我就一邊演一邊給你抵。」

就是因為他不給我取為「金鳳歌劇團」，讓我取「鳳欣歌劇團」，這個「欣」字你有看到嗎，旁邊一個「欠」，他們跟我說妳取這個字不好，這個字就是欠，你戲班要出門不是欠角色、找不到路、沒空來，不然就他家在幹嘛，一下子缺弦仔，一下子打鼓的沒來。弦仔沒來文吹〈文場〉要怎麼動？缺到有一天正月，在扮仙啊，哇，又去缺了一個拉弦仔，害我趕緊去找對面的師公，他們廟內是內鼓，我們演戲的是外鼓，那些我都有認識，請他來幫我文吹。唉，很灰心，吹完他走，我先生剛好會拉弦仔，就換我先生。

加上當時大家愛賭，吃好、穿好，也要借錢啦，角色都要跟我借錢。比如我請妳來，妳說：「妳先借我三萬、五萬，我才要去。」但他們就是又要欠、又要推，不給你抵啦，甚至一天的戲金，要叫你發三天。你如果給我借五千，說：「老闆，妳不要抵我的薪水啦。」啊我就糟了。

啊錢有錢的路啊！你錢借走了，妳讓我抵你薪水，我開銷才能開啊。妳要我不抵你薪水，我這樣怎麼夠薪水能夠發給你？我又要跟人家借錢，借來發給他們，朋友就說：「唉唷，金鳳，妳真的有那麼缺錢？你整班不是這麼紅，你怎麼還會欠錢呢？」我說：「哪有，唉唷戲班跟我借光光，不還我錢又不讓我抵薪水，叫我要給他薪水，我怎麼會有那麼多錢給他？」一隻牛要去哪裡剝皮？兩件皮都沒得剝了，還要剝三件？我的頭就痛起來，這樣一直煩躁。後來就這樣，說漸漸衰萎就是這樣。一下缺這個、一下缺那個。後來我就想，不要整戲了啦！整到很討厭啦，我整「鳳欣歌劇團」，整十二年，就是都變得亂糟糟，怎麼會這樣呢？一開始就沒有這樣，一開始這

麼紅，漸漸的怎麼會變成這樣？

疲於奔命，忍痛收班

啊像戲班住在我們家，過年在家休息，電話都打不停的，打去高雄、臺南；電話是給我緊急用的，你用沒關係，但他〈演員〉打去臺南，「快點快點，你看一下，看我兒子有沒有洗澡」，洗澡也要打電話，這樣有沒有浪費人家的錢？過來花錢也兇，過去花錢也兇，演戲的〈演員〉洗完衣服，他不在外面曬，說骯髒，關在房間內，窗簾關的黑漆漆的，給你曬衣服吹冷氣，開冷氣吹衣服，這樣我會不會氣死？我們要去哪管這麼大一群？我有一樓到四樓耶，個人做的事情我們怎麼會知道？就這樣一直煩躁起來，越來越不喜歡，對戲班越來越沒興趣，就想要收起來。現在小貓也是這樣，一下子沒有角色，接著一個載，「戲籠」〈專門裝戲服、頭飾的箱子稱戲籠〉的生病，沒有人可以提戲籠，我也是一個提戲籠的被車撞死，我也沒人可以提戲籠。提戲籠很辛苦的，就演員裡面那些戲籠，化妝和衣服的。收一收要提上車，再提下來。

就整個精神沒辦法去找戲路，以前是精神好，來去找戲路，妳一班要去哪裡謝神，請我的團；妳一班要去哪裡演五天，我來做我來做。裡面就亂得不平靜，我怎麼會去找？啊沒去找就沒戲路了，沒戲路就比較少出團，角色就越不會來，就一下缺這一下缺那的。

最後剛好我兒子又叫我出國，那天我就說，欸我兒子叫我出國去玩，我如果出國，身上無論何時都好幾萬，但我如果當老闆，身上就常常沒有錢，出國這麼好，錢這麼大一捲，又玩得忘記我在整班啦！我人剛從日本回來，又要邀我去香港「好，來去！」又要邀我去新加坡，「好，來去！」一直去，卻忘了我在整班，我到最後就說，「啊那我要休息，休息半年。」半年我的戲路就都給別人了，半年到了，我就想又要這麼艱苦，一間房子又讓人來煩，就全收收起來。

我兒子說我的東西如果有知己就送人家，沒有知己就丟掉。我就全都給我朋友，我屏東有一個小生朋友，以前來我這裡做。我那時候原本要賣三萬，我跟人家買六萬，搞到那時候要賣的時候，我也貼很多錢了，我貼幾百萬下去了，我想說，買來

的時候值錢啦，「做布值錢，做衣服不值錢」要出去就隨便啦！我就全都送給他，沒有跟他拿半毛錢，我有留一些，後來有一些朋友來要，我一樣多少給人家。但我的大頭、珠仔我都留著。那算是我的飯碗，我就是從那裡成長起來，我的子孫吃這碗飯長大的，那些我都留下來。我不忍丟掉，就像我演《靈前會母》的母親，那個草蓆，晚上鋪草蓆睡覺，見到她兒子，他兒子叫他草蓆丟掉她說，「你這件蓆仔就幫我吊起來，每天都幫我燒香，如果我沒有這張草蓆能睡，看我要去哪裡生活？」

我以前整班一大群人，這些子孫拿在手，若不是我一手這樣撐起來，我這群是要怎麼成功？對不對？雖然後悔作戲，不過我養孩子、養孫子，我養了四代啊！我如果沒有作戲，要如何養這麼多人？對不對，我也算是很厲害啊，可以蓋房子。作戲就是這樣，如果我沒有這個「茄芷袋」〈早期用蘭草編織，用來提裝農作物的大提袋〉，我這個碗哪能跟人分？我哪有得吃？我如果沒有這些頭髮這樣做，我怎麼生活？這就是飲水思源。這就是我的過程中，我怎麼會收起來？這就是過程、中間，往往很困難。

曲曲折折，藝界人生

但現在的年代，沒有像我們那時候的「節理」，嫁人就是嫁人，不能再怎樣，現在的人不喜歡，就離婚啊，一下子跟他。一下子又跟他，現在時代不同了，所以如果你有選定的人，眼睛要睜亮。如果說這樣是名譽，名譽不見得比較好。我也說給我的小妹聽，「我的過程，就像高雄的萬壽山的山，坎坎坷坷，高很高，低就很低，現在要很高，就要爬爬爬，爬一爬突然掉下來，掉下來又曲曲刺刺，刺啊！我的日子就是這樣，我有資格當國寶了，我是正國寶了。」

戲班收起來後，沒多久我丈夫就過世了。我在這裡過日子，養兒待老啊，就是我們養兒孫長大，等我們老了子孫要奉承我們了。若小貓找，我才有出去作戲，其他我不會。客人班，兩天給我五千，我不要。找別人，「幫我扮個仙就好，如果可以幫我演個皇帝啦。」我不要。因為我是大官大將的人，因為我是苦旦底，但我現在的外貌不能演苦旦，人家會亂派給我演。要我隨便去給人演我不要，我不用去蹲在人家的腳腿邊。

但我家小貓不會，小貓不敢亂給我演啊，最多派太君給我。不過老太君是「大角」，很重唱念。比如簡單說這個老太君就好，六郎回來要給人殺，她來保，就說「你們父子五臺山進香，為什麼剩你一個？」就開始一直說，大兒子怎麼死，母親怎麼哭，就一直哭，一直哭要怎麼哭，就是唱歌，唱歌就是唱念啊！唱念不是很累？我就不要，因為我這角色太大了，叫我隨便演我也不要啦，現在演這麼「大角」，我也不要，不如就不要做，對不對？

傳承，經驗無可取代

之前交通大學的學生要學啦，來我這邊啦，那時候有空間來這邊學，沒地方就我去那邊學啦，如果晚上七點半就教到九點半，可是我都沒有拿錢啦！他們說老師要給你車馬費，我都說不用，因為現在的學生沒有真的在學歌仔戲啦，你是要了解這個歌仔戲從哪來，歌仔戲是要真正實心來學的啦，啊你現在男女談話都來不及了，怎麼來得及，怎麼來得及學歌仔戲啦？

我說話很甜啊，人家如果說，聽說你講話真的實在的，我實在的啦，啊你們說看書要怎麼看我不會看，我比你們書還厲害啦，有時候學生說，「老師你剛剛那句話在說什麼？」我哪知道我說什麼，所以現在就要趕快錄音起來，像現在這樣錄音起來，他自己放出來就知道。之前學生也來給我錄影，看我比啦，不過人家這個體型你看，就要裝扮一下才會漂亮，臺下是不漂亮，不過我不漂亮，他是要看我們的體型啊。啊現在比，他給我們錄影起來去學喔，就問我：「老師啊你那時候走三步，現在怎麼走四步？」哈哈...，我解釋給他們聽，上次那個地方小啊，就走三步，現在這個地方寬啊，我就走四步，這些孩子很天真也很直接。

那些學生曾說「喔老師你這張桌子，叫做社會大學。」哈哈，社會大學，正港的，我正港的淡水去到鹹水，啊我光是金門就去了五、六趟，還沒有開放的時候，我就帶班去到金門，第一勞軍，第二去演那個廟會的，人家就請我去廟那邊演。還沒開放那時候，我大約七十幾年，五十歲左右，我在那個時候，都專門在出國。

演戲的人喔，失敗的很多我們憑良心說，成功的也有，不會想的人很多，我喔坦白說這是家事，我是嫁到壞老公愛賭博，我演戲成功很多。因為我藝好，大家都

愛看我的藝，大家都嘛說，「金鳳你不漂亮啦，不過一上舞臺演戲喔，大家眼睛闔起來，光是聽你的聲音就開心。」所以人家說「醜馬也有一步踢啦」，以前的人說你長得漂亮還好，不過沒緣很吃虧。長得漂亮就沒有用啊，有人緣比較要緊。我們真的是不漂亮，不過我們很有人緣啊，對不對？

也有人知道我歌仔戲的才能、才學不錯，所以來聘請我。請我當老師，我沒有辦法去，我爲了家庭，放不了，還有，我不認識字，不會說國語。他說要請個秘書給我，沒有用，因爲我們當藝人的人，講話一定會比較甜一些，啊傳話咧，人家說傳話會減啦，講話你會增加，他會減少啦，對的話你不說啊，不對的話你都說出來，不好聽啊齣；如果秘書聽不懂，我講給你聽你又聽不懂，那樣的感情跟話語都不同了啦！

以戲對戲來講，我比廖瓊枝，還勝過三成以上，但是我們沒辦法啊，她懂字啊！以國語來說，她身材又好，我身材這麼胖，我才自己束手捧冠，我不要這樣出去出人頭地。所以說現在叫我去教戲我不要，我第一老了，第二我不會講國語，跟上面的人要講國語，跟小孩也要說國語，又要再解釋白話給他們聽，都是這樣，而我不會，我就不要。

再來，宜蘭羅東也有一間戲曲學校，也是要來聘請我，叫我住學校啊，學校有房間、家具，不過一個月才讓我回來一、兩次，我就不要。我有家庭，我國語不會，每樣不會，我又何必這樣，他們也要請一個秘書給我。

那些交通大學的學生都說，「老師妳真的是委屈你的人才。」我說不要說委屈，第一，我老了，第二，我錢也賺到了。如果說「牽子度命」，我牽子、牽孫牽曾孫也牽到大、成功了！我做人不用說很風光，像國語說，「還好啦！」。不過戲界如果聽到我們的名字，大家也是很尊敬，「下港」錄音的都做我，大家如果看到我，「妳知道她是誰，認得她是誰嗎？」大家都傻愣愣不知道是誰，「這是那個錄音的苦旦」大家就指著我，「金鳳姨喔！」大家都知道我是金鳳姨。

我現在躲在這個破寒窯〈指茶葉店〉，大家如果看到我都說，「唉唷，金鳳仔妳現在在哪？」「在我家啊，在哪！」叫我隨便出去我不敢。我如果去城隍廟，大家聽到「鄭金鳳」三個字，都趕出來看，我整個戲團的戲都在那邊演。在新竹的城隍廟，就是新竹最大的都城隍，臺灣三十六間的城隍公，祂的生日全都來，都一

套一套喔，城隍公、大爺公〈七爺、八爺〉，齣…整套都在我們這裡休息，好熱鬧。我在每一個地方都有演過，天公廟、地藏王公廟、媽祖廟。

什麼戲我都做過了，你看我做到皇帝旁邊的相爺〈宰相〉，看什麼話我都有說，我做到幫國太〈皇太后〉醫病把脈，我要唸那個藥名，國泰是什麼病，要吃什麼藥。要問醫生、我也要背，導演也有跟我們說一句半句，我們要自己練、要求。他就是國太，太醫醫了無效，我當孟麗君，女扮男裝，孟麗君琴棋書畫、繡花、作文、作語語每樣都會，學問好高，所以她訂婚的丈夫被害，她就頭髮綁起來，女扮男裝，戴一頂烏紗帽回來。以前看人家怎麼演就怎麼說，差不多他隨便說一句，我們就講頭知尾，比如說，我們做戲的有在念：「頭會痛嗎？會，落川芎。肚子會痛嗎？會，落北腸。」所以說，我們在臺上說比較文雅，這個帽子跟服裝如果沒有扮下去，就會說不出來啦。

回首，不願重來

以前一個地方要作戲十天，十天都要一直演啊。年初到年尾。沒有休息啦，休息就沒有飯吃囉，休息老闆又不會給我們飯吃，那要怎麼辦？就是有做，老闆才有請廚師啊，煮給我們吃，啊那時候又是買票的啊，有人看我們也是演，沒人看還是要演，加減作。人家說，「鑼鼓響，肚子緊」，鑼鼓如果響，有錢有收入，肚子才會緊〈飽〉啊，古言一句就是這樣啊。很辛苦，我一出生很辛苦，南征北討啦，我真的是俠女啦，如今才喝一席太平宴啦。

我們一出生，就是作戲的命，都是我們的命啦，就是一樣要演啊。如果可以重來我也不要再作戲，我不要再演戲了，很辛苦、很辛苦，那太辛苦了，肚子都生病啦，要一直用腹內的力量，那一用力整個胃都緊縮在一起啦，都不能休息，很辛苦，休息一下又要演了，三百六十五天一年到尾都沒休息。唱得胃腸啊什麼的，現在說起來，你我這樣喔，我的毛病都在肚子裡面啦，因為唱歌都要用到腹部的力量，所以腹部的力量要出來啊，腸子喔，都在那邊糾結，那邊抽啊抽的，多痛苦你知道嗎？我現在唱這些唱唸太多了，現在作戲好啊，如果是現在的作戲那要我要，裝扮得美美而已又沒有什麼，流行歌唱一兩首就好了啊。

很辛苦啦！我不會懷念講戲，我討厭，是那個時間，搭人家的船要跟人家的船走，我們待在這班，這班就沒有出頭，我們有才也不能跟人家說，對不對？我們想也可憐啊，都沒戲可演。

人家說講戲，我隨便說你要認真仔細作。但不是啊，邀他們，若隨便跟他說，他一樣給你隨便演；若要跟你仔細說，他卻不認真聽你說。這樣要怎麼辦？他們又不像我們這樣老一輩的人，隨便跟我們講兩句我們就會作了，我們會作戲啊，但你隨便做時間怎麼拉的夠？我真仔細跟妳說，你卻十分做不到三分，我就會灰心，就不想要講戲。

我不會懷念講戲的日子，懷念那個要做什麼？懷念這有什麼用，我們會再做嗎？不會。會再年輕嗎？不會。是以前年輕要打拼，打拼要響亮，錢才賺的多啊。不是只有說我在唱歌，我在比手勢，這樣而已。要拿出我們的勇敢，唱歌要有歌、有字有韻，韻如果好聽會震喉，會軟勤，字又要清楚，「喔…這個聽起來真好…喔，看起來又更好，快來認識她一下、拿個東西給她」這樣不才有效？人家會來貼我們紅紙啊，「真會演，拿幾元來賞她」，這是要演到你們誇獎我，誇獎才會賞我們啊。現在都沒有了，光懷念有什麼用？

如果我演的要像不像，你們會誇獎我嗎？不會。你們會貼我紅紙嗎？不會。我就白做一天，賺那三百、五百，是要賺到什麼時候？就要拼出去給人看，說：「喔這個真厲害，快，幫我拿一千塊去貼一下、幫我拿幾百去貼一下。」不就才會有用？你看我在菲律賓，大家都在比首尾，要拼到我們起來，要大家交陪我們、給我們賞封，那是不簡單的事情啊！

是說我們要賺錢養子比較重要。因為對戲界，我們說養子大要吃飯，要吃戲界的飯，但對作戲，我沒有留戀啦！這碗飯無情，怎麼說無情？你們如果去外面吃人家頭路，越老越多退休金，這碗飯是妳越老人家越看不起你，光老就剝不了土豆啦。我們再怎麼會作，也是老了，沒用。現在是文明，有書、電視電影錄影出來，你們來訪問才有資料能讓你們用，不然也沒有用了。都在我們的肚子內，但只有我們在老，我們不敢出去作，人家會笑我們老啊。

講戲有一種導演，他喜歡當導演，不喜歡演戲，這種人要能自己寫劇本啊！會寫、會想啊，想劇情如何，喔寫下來，現在這個理由怎麼，喔寫下來，寫下來再說

給別人聽。我都演到熟了怎麼還需要寫？我又不識字要去哪裡寫？人家也會偷寫我們的劇啊，會來「撿戲」。也是有人很厲害的啊！若全省好幾百班只有我一個人，不就大家都不用演了？

一齣戲常常在演，演久了就沒趣味啊，沒趣味就換別種方式來演啊。你看現在的戲不就是這樣，你不知道有沒有看，譬如說我演一齣《林桂香告御狀》，他現在給你改成《恩將仇報》。名稱隨便人家改的啊，比如說你如果會，你要去排，我是林桂香，你要給我改《恩將仇報》也可以。我們如果演十齣的喔，我們曾改成《三俠女哭倒地獄城》，因為郭文瑞娶三個老婆，郭文瑞下地獄了，要去救林桂香，林桂香死了嘛，她有跟他講，講說我如果死你再下地府找，去見府爺就對了。所以才三俠女要跟他去哭倒地獄城，名稱也是隨便人家取的啊。台北現在有些戲，名字也都亂改，我外甥不會講，說什麼《太平天國》，我看一下，就是《天下太平》啊，它就是演大鵬鳥啊，亂宋朝啊，亂完之後才救回來，皇帝和太后在說，還好大家都平安，這樣我們就是天下太平，這樣就演完了，對不對？這樣才演完啊。

我記得有一次我當《貂蟬弄董卓》，都是我們那些孩子在演，我演貂蟬，唉唷，這麼好聽苦旦是誰的聲音，我不知道那是我的聲音，聽到聲尾才發現是我，我自己不知道那是我，不知道我演貂蟬的聲音這麼好啦，不過那時候是年輕時代。董卓和呂布是父子，呂布愛上貂蟬，王允又獻貂蟬給他的父親董卓，要讓她們父子相爭。父子相爭，董卓倒了，倒了貂蟬就失身了，她一下跟呂布、一下跟董卓，失身了，她自己就自殺。算是為國家打拼，去爭取一個地位，害死一個壞人。

現在就沒有導演可以排戲啊，我如果看懂一齣我會的我就排，他看得懂一齣他就排，啊排要怎麼辦？如果我演過了，換你再去排這樣，換你取別的名字啊，就不知道啊，一些看戲的人腦筋不好隨便看一看。現在台下看戲的人，我們新竹五排以內全部都是脫線的啦，全脫線的啦，沒有人要看啊，沒有半個要看啊，在演什麼你知道嗎？啊人家台北看戲的多強啊。就是那些笨笨的，才有空在那邊，沒有一個成功的，所以現在在新竹要演戲我看得就很討厭，雖然我們也不用去演，但是我看得就很討厭。可惜那些東西，大家這麼漂亮，進去就換進去就換，那些笨笨的又不曾什麼。不過我老得太快，可憐我和小貓老得太快。我黑啦，人家她白，我黑，我比較村裡人，她比較城市的模樣，她是城市小生，我是鄉下小旦。

情同夫妻，半世緣

我和小貓講話比較合，她比較守〈讓〉我，我們憑良心講我比較兇、比較恰，她比較會守我。我如果生氣喔，她不會理我啊，她就自顧自的走到旁邊去啊，隨便我在那邊生氣，一直生氣，她就去掃地板。小貓也和玉梅一樣，當老闆多老實，也都是我在喊。現在呢比如說，她要作戲了，就叫我來要幹嘛：「啊妳來幫我看頭看尾，妳比較有方法。」哈哈，叫我去幫她看頭看尾。

我比較壞性子，因為我有嫁人，我先生很守我，不過我先生很不好啦，不是人長得醜的不好，是性子的不好，他愛賭博的不好，都我在賺錢啊，總是會生氣啊，我在賺錢，你一直去那樣，付出去啊，看我這樣有沒有白賺的，他就一直守我們，啊花我們的錢，不用說當然也守我們，我們生氣他當然就會一直安撫我們，「啊，不要生氣啦。」引出那個癖，就壞起來了。啊小貓當小生我當小旦，東西如果沒有妝好我就跟她生氣：「啊！妝這個這麼醜，要怎麼出去？」她又再幫你插好。哈哈...，就是這樣，叫做守我啦，她比較會守我。



鄭金鳳與小貓合影〈黃珣亞攝影〉

從菲律賓開始，我們一起去菲律賓，那個年代差不多是五十年，五十年中途的時候，就過去菲律賓，大家又當對手，回來又整班，我待在她的班。像老師也醜，我雖然醜但是我有人緣，人家說還好你長得漂亮啦，還好我長得醜不過我有人緣啦，我是長得醜，但是我如果化妝下去我很漂亮，我是

大魚嘴〈鯉魚〉，齣。我很早就跟你說我是媳婦臉。有沒有幼咪咪，年輕時肉肉肉，租租租〈臉膨膨的意思〉。如果要說我喔，可以說喔，厲害是很厲害，老了就說是一位俠女；如果要說苦命，我們也是一個正港的苦命女，苦命的女子；但苦命來講，我們還是可以出身啊，我們學「大角」啊，菲律賓，新加坡啦也是聘請我們。

所以說我們兩個超過五十年，目前我們兩個加起來一百五十歲了。我七十六了，她七十四啊，這樣不就是一百五十歲。我們還沒五十歲認識到現在你看，一百五十

歲了，講起來夫妻也無法這麼久啦，就是說，那就是好朋友合得來啦，她也會守我啦，我很會生氣啦。

如果要談更古早、古早的事情，小貓比我還要了解，小貓比較記得。小貓現在沒戲了，收起來了，沒在做。上次七月十五號，就結束，現在她本人有的話，就是她的姑姑有在整班，叫她才會去幫她湊。

現在人都散開了，要認識多少人都不認識，曾有一次要邀我去臺北，要去什麼館表演，要我穿西裝去演戲，我說我要跟著陳美雲，我要演什麼、什麼。喔，發現有一些屏東、高雄的人，一群人調在一起，全是一些老朋友，「喔妳住哪裡？你住哪裡？」大家才重新認識。每人的生活都已經分開了，都沒有認識囉。以前最有名的戲院有大橋頭、艋舺戲臺、艋舺戲苑、鳳鳴館...，喔太多了，臺北太多了。大橋頭現在蓋派出所，旁邊蓋一些大樓，那就是以前的大橋戲苑，以前是內臺，演戲的地方，現在沒了都拆光蓋大樓了。以前內臺我們都要去踩街，裝的美美的坐在三輪車上。「大角」坐比較後面，小角色一直從前面排過來。我們都戴眼鏡，如果頭髮不好看就戴帽子，有時候頭髮要去給人要裝扮就來不及了。

附件一、名詞解釋

名詞解釋：戲箱

我那時候的「戲箱」，就是朋友，因為粉絲不認識所以叫作戲箱。如果認識直接叫名字，因為有些人來你忘記問她名字，人家如果問起那是誰，你就直接說，那是我的戲箱啦！我也會叫他們朋友啦，比如說我是苦旦，如果你不是來找我的，你就不是我的朋友啦，所以就叫朋友，不然要叫什麼，我們一般小生小旦，如果你來不是找我，有時候會吃醋，我們後面會吵架啦。有時候妳們兩個去找小生，你要看我，偷連絡我，拿名片或是住址給我，如果被裡面的人知道的話，一樣會吵架啦！

所以要盡量避免啊，避免盡量是去你家，或是比較少人看到的地方，啊以前如果是喜歡你的人的話，就是會帶妳去買衣服啦！去菲律賓有多好喔，交一個阿姨或是乾爸都好，鑽石啦、金子啦通通都來，再來一個正皮皮箱，一個當化妝箱。戲演完之後喜歡你的人就不回去啊，就會吩咐戲台裡面的人說，你去幫我叫裡面那個苦旦或是小生出來。看他要認我們做什麼，如果他年紀比較大，還是男生、女生，要認我們做乾爸、乾兒子，還是乾什麼，就這樣認識囉。啊認識之後，如果不方便，他就去買金子了，差不多一個禮拜就拿來給我們了，就叫裁縫師來。

現在如果我們在艋舺，要移去桃園或中壢，以前又沒有電話，很少有電話，我們都嘛用寫信，啊我們以前一次就是演十天，我們就會說哪幾天會到妳們那邊去演呀，啊他們就來啊，來都嘛會準備東西來，又會帶我們去買東西。以前演戲很好，如果做苦旦的，一件衣服從頭到尾，現在做苦旦的一個晚上出場五次，要換五次衣服，橘色、藍色、白色、黑色等等的，現在演戲不好做啦，東西都是自己的，自己準備啦，東西從頭到尾都是一組的啦，以前也都是我們自己做的，便宜，五天的王寶釵到最後才有快活，演皇后啊，對不對？我，美金鳳。以前去別人的戲班，別人的老闆就這樣取啊，以前的姓都沒有告訴我們啊，不要告訴別人。啊之後姓氏知道是因為後來要出國啊，本姓要講啊，身分證要拿出來影印才知道。

附件二、講戲

《三娘教子》

像我在演那個《三娘教子》，蹬、蹬，鏘～，手甩上去。小孩子就罵她啊，「你這個後母狸，住我們薛家擔水、澆花兼劈柴，娶你這個白腳底〈不幸的意思〉，就剋死我的父親，你有什麼資格住在我們薛家。」苦旦就摔倒了，說：「我一個女孩子，就跟你爸爸拜堂而已啦，你的母親就馬上再嫁人，大娘就跟人跑了，只剩我這個女婢在這邊當你們的奴隸，你爸爸要收我當第三個太太，然後官兵來就把他抓走了，外面就報消息回來，你爸爸死了，你母親也走，大娘也跟人走了，只剩我一個，我教導你，你不會，就對我頂嘴。」

他就回說，「現在及第的小孩有幾個？」她說，「有，如果說，如果說孩子及第是很多代，兒子你還小不懂，舉例來說，秦甘羅十二歲就當宰相，周瑜十三歲他就拜帥，兵仔台啊，拜帥，大家都要拜他，才十三歲呢，三娘教子就是說，那讀書哪裡不好，讀書如果不好如何做太宰？」小孩就說，「你囉哩囉嗦啊，說天說地，我聽不懂啦。」三娘就說，「孩子啊，子你就好心聽母的話，閻雞不通趁鳳飛，你若乖乖去讀冊，三娘才給你著文水衫、水褲和水鞋〈唱歌〉」

《蘇武牧羊》

這就是《蘇武牧羊》。北海這位番婆，這位番婆愛上蘇武，蘇武被陷害，要去到另外一個國家當太使，太使就像是我是小國，啊你是大國，所以我們要去找你，啊你要拿東西來進貢你怎麼沒來，就翻臉把蘇武抓起來，抓去北海顧羊，北海的宮主去玩，看到蘇武，啊中原人一定比較美啊，不像番仔比較黑，啊就看到覺得很美，就喜歡上他，啊喜歡上他怎麼辦，父王看到就捨不得讓他回去中原啊，所以就要求說要留下來當駙馬。啊有一天中原要來討人囉，我們的人要去你們那邊進貢，啊結果禮沒給人卻把我的人留下來，啊他在北海牧羊就算是被當作犯人了，公主喜歡就想把他當作老公。結果有一天，中原的大兵都來了，要來討人，討蘇武。你看現在電視十一點打開來，就看得到啊。啊這些劇情和學問你們都是不知道頭跟尾，這些東西我們來講就是，說一句就融會貫通到別的地方去，說一句就知道別的可以講了，因為我們的戲文太深，我們了解很多。

《林桂香告御狀・祭墓》〈林桂香與春蘭拜訪家僮段〉

《林桂香告御狀・祭墓》，她是林桂香喔，她父親在當官，家貧力小〈家窮勢力薄弱〉，父親生病要怎樣？插草賣身，去做長工還是做什麼的，再將錢拿回來醫治父親。遇到林桂香小姐，我，將轎幕拉起看到遠處怎麼那麼多人，人多大家都在看，但是都買不起啊，就問她婢女春香，「那裡是在做什麼？」春香說，那裡有位秀才在插草賣身，「爲什麼要插草賣身？」林桂香就叫奴婢給她十兩去醫治她的父親。拿回去醫治好她父親後，就來到林家說謝，說謝完，變成她父親喜歡林家女兒，就問夫人，「妳女兒還未嫁人吧？來匹配我兒子」夫人說，「我女兒會匹配妳兒子。」她父親就說：「我是窮人家啦，你們是有錢的夫人和小姐我不敢高攀，怕妳會背叛人。」先背叛的人都會先說話，夫人說：「不會給我當媳婦，我以後就把錢分作兩邊，一人一邊，以後若有失約怎樣，將錢做記號，金錢一人一邊。」就這樣，林桂香的母親寫信要她的後丈夫，牽成他當官，當山差太原附尊，換林家這邊被鎮守官廷，被小偷攻打進去，當女兒要被殺死時，林家父母趕緊救了她，死前叫她去山差太原認親。

就是我剛說的，牽成郭文瑞，郭文英當官，他父親郭文英，兒子郭文瑞，這個苦旦則叫林桂香。結果要來認親時，換那個官病好了，也被牽成當官就囂張了，歡喜就這樣。家僮來報，林桂香的婢女來說，「婢女來到太原府，剛好問來到她厝，一路受苦這麼久，要找文瑞，我丈夫，就叫春蘭來交代，趕緊去報讓他知，稟報公公講咱們來。」春蘭就叫家僮仔兄，家僮仔出來，「妳叫我要做什麼？」「我們小姐是林進長的女兒，要來郭家認親戚。」郭文英〈他父親〉一聽就氣死〈很生氣〉。家僮仔看到嚇一跳，看了也很煩惱，「婢女妳就像乞丐婆，若要進去跟他報，就怕看不起你，請你婢女這等待，待我進去稟他知。」老爺：「兩個小姐咱厝來，講我們公子是她的夫婿」，喔老漢氣得目眉突起來，「我聽到林家關破〈鎮守的關被打破〉的失敗，哪有桂香婢女往這兒來，你去把她叫進來，我來問她，就會知。」

《柳暗花明》

我以前有自編自導一齣戲《柳暗花明》。原本是別人寫給我們做〈演〉的，我

們做久了，很熟了就自己做變化。你不知道怎麼說〈劇本〉，我就會再跟你說怎麼講，你就要寫下來。我唸給人寫，從我的經驗，我就想啊，就開始唸怎麼做、怎麼做，「啊，那個誰啊，我說這個妳幫我寫下來一下。」

講戲時，我會說一次戲文給你們聽，我現在說的就是戲文，那「四句聯」，「婢女來到太員府，剛好問來到她家」像這樣跟妳說，你就要馬上寫，我一唸你就要趕緊寫或是拜託別人寫。活戲也是有「四句聯」啊，對不對。這其中就叫「劇情」，就要這樣唸才會好聽。若你只有這樣唸「我要來認親囉！」你跟他說，這樣哪會好聽？「婢女僕僕〈風塵僕僕〉朝這兒來，文瑞是我們小姐的夫婿，你去報給你的大人知。」這樣才好聽啊。四句聯要照這樣唸，一定要，活戲就另外活戲做，這幾齣的劇本美，所以要「撿」；當初我也是導演說得有好聽我才知道，我後來再唸給學生抄。

陳守敬的四句聯比較粗，比較黑撇仔；若陳雲川的四句聯則很「幼」〈精緻〉，《洛神》就是她排的啊。如果要說，做下去差不多要三小時之久，若是用講的差不多一小時多。用講的簡單啊，啊妳要自己生字、生話啊！就像你當小生，你什麼名字，我們要小生出言的「欸嘿～」〈出場語助詞〉、動作、四唸白，對不對？要先唸一個四唸白。唸完再進來，進來又再唸，唸好了再報名字，報名字就是，小生是什麼人？郭文瑞，父母只生我一個人，家貧力小，沒兄沒弟，想要去上京也沒錢，父親又生病，我們是講兩句就這樣講個兩句給你聽，「看這日子要怎樣過，這是令人怨嘆啊」再唱歌，唱完歌後，若內台這時很多人有母親，換母親唱歌出來，就問兒子，你是怎麼了？我說，怕母子傷融商量，家庭貧窮，這是要怎麼過日子？我想要插草賣身。克難之時要忍耐。哎唷，兒子你怎麼可以這樣，我只生你一個獨子，你怎麼會去賣身，那家裡要怎麼辦，賣身什麼時候你可以回來？

以前的都十天的，中間一半就撿來講，十天就會做到忘記，不過十天的人要多啊！啊現在撿來說，就要撿短一點，這段比較短就撿來說啊。現在沒有導演了啦，現在沒有導演可以自己導戲文出來。現在都是我們這些藝人自己改的啦！以前一團都三十幾人啊，沒有辦法一次全部三十幾個人演，但一齣戲最少、最少有二十個人。現在一些人散光光，最多要有八個到九個。現在非常少，都五個、六個，五個、六個，抓不準啊，哪有好戲能看？

《目蓮救母》、《黃巢造反》

插菖蒲的故事是跳海綁粽子嗎？他自己要死，跳河，有需要我們百姓綁粽給他吃嗎？這怎麼合理？你們唸書是死的。爲什麼我們要插菖蒲我來跟你們說，這就是《目蓮救母》，目蓮爲了要救母，拿一支手劍打入阿鼻地獄，冤鬼跑掉三百多萬，三百多萬要去哪裡找回來？對不對，變成目蓮陰間犯罪，閻羅王叫他去出世，出世做什麼？出世變黃巢，故事不是有一齣《黃巢造反》？目蓮的臉漂漂亮亮，怎麼會有人怕他，若要造反也不會有人理他。閻羅就幫他印一個閻羅印，臉就變成青面獠牙，這樣人家看到他不就才會怕。，「你造反，丟走冤鬼三百多萬，都去出世了，抓不回來了，就要你去造反」造反就要殺人，看到這莊殺這莊，看到那莊殺那莊，人才殺的三百多萬回來交啊！

有的出世成人，有的出世成畜生，都有。閻羅王就跟他說，你就從法明〈僧侶〉起試劍，殺到羅遠爲止。法明，是修道人的名字。要把原鬼，收集回來啊！黃巢就要去試劍了，每日都有小鬼把小道僮的油倒掉，小道僮就覺得奇怪，怎麼每日油都不見了，小道僮就躲起來抓，結果抓到兩隻小鬼，鬼就跟他說，「現在陽間大亂，黃巢要出來抓原鬼」就說理由給小道僮聽。晚上就點油燈要抄，但三百多萬個魂魄不知道從哪個抄起，就問說哪一個開始，鬼就說，「黃巢法明起。」小和尚聽到法明〈他的師父〉，嚇一大跳，「法明起，殺到羅遠爲止，殺人八百萬，血流三千里。」道僮就嚇一大跳，嚇得趕緊跑回去跟他師父說，「快，快跑」，「爲什麼要跑？」小和尚就照實跟師父說，「明天黃巢要試寶劍，會在我們的廟裡休息，他會這角或花園試劍，我們趕快跑！」

道僮跟黃巢求：「我師父人很好，請不要殺他。」「這樣我三天後再試寶劍，那你們快跑，跑越遠越好，就試不到」結果開始跑，但怎麼跑，就是在這邊。慘了，黃巢睡醒要試寶劍，啊他們跑不出去所以就藏匿在大樹中，人家說，「注定要死就是要死，你怎麼跑也跑不過。」跑三天了還是在原地，別的地方你不躲，偏偏要躲樹這邊。黃巢一出來想說沒什麼可以試刀，就從樹這邊來試，一試下去，頭顱就噴出來。他的學生看到頭顱，抱著一直哭。

再來，戰關奪地〈巢〉，一個官廷，夫妻都死了，剩下一個小孩，還有小嬸，小

嬭就把他的小孩帶著，背在身上，把自己的孩子牽在手上，黃巢看到三個母子，就說你這女人怎麼如此偏心，大的用背的，小的用牽的。他的小嬭說，黃巢兵造反，我大伯官廷失敗，夫妻都死亡，後嗣就靠這個，我把他背著，如果我有生命，孩子就有生命，啊我這個小的，如果他被殺死，我再去嫁，再去嫁還可以傳承下去。黃巢兵聽到這樣，說好！如果這樣我救你，你快躲在一個地方，你如果躲著的那間房屋，外面做記號插菖蒲，這樣我們就知道了。這原因就是從這來的，你如果插菖蒲，我們的兵就知道你們躲在這邊，就不會去殺害你們。他們母子也很好心，跑去跟全村說，門口插菖蒲，他們不跟他們說實話，所以就這樣說。黃朝兵想說，這整個村都過了，怎麼他們母子都躲在那裡面，所以沒殺他們。離開之後，他們母子才出來和全村的人說，今天就是黃朝救我們，黃朝造反他要救我們母子，我們救你們全村，啊他們要下船啊，下船缺糧食，我們去綁一些粽子給他們吃。啊綁粽子怎麼會綁甜粽，因為鹹的會壞啊，所以綁一些甜的給他們帶在身上。

我們也是有在演啊，黃巢，《目蓮救母》就是目蓮的母親吃素啊 我們從這邊做起啊，她弟弟就心地壞。缺營養啦，吃素的人，如果生病啊怎樣，所以要吃一些葷食。他弟弟去殺狗給她吃啦，吃素變吃葷就已經很糟了，還給她吃狗肉啦，七天內黑白無常就來把她抓走，抓走之後就罪重，所以七條靈魂都打散到七個地方。有一種鳥類〈慈烏〉，現在在山上啊，以前在市區，慈烏的元神是目蓮的媽媽，她會叫，她在叫就好像在叫孩子一樣。以前的人都會嫌她吵，就會打她。用竹板打她啊，所以他們比較不會住在城市內。

反哺，以前羊要喝奶就是要跪著，所以說人的人性什麼性，都被動物拿光光，啊我們的義啦，也都被狗拿光光。我們人沒情、沒義也沒誠啦。人類將馬子眼睛矇住，讓馬子跟馬母親交合，小馬知道就把自己摔死，馬就是節啦。

我們演戲人喔，雖然不識字，歷史以來很多故事我們就是知道，我們不認識字，學問和講話都比你們深。真的，你們就是識字而已。所以說我們的歷史、話，還有我們認識的東西都你們吃的飯還要多啦。這也不學的，就是做出來的啦。你講給我們聽我們就做，光聽不做，你怎麼會生枝發葉〈長出枝桠〉。啊就發明一些話來說啊。講戲如果不到半小時，演戲要演兩、三個小時，要怎麼做？

我是沒老師教，就自己一直練一直練，練到我嫁給我的先生喔，再去別的地方

學，更累。那時候才剛學會，越要進展。那時候就會很多事情，就開始盡力要學，我都叫人一直唸給我聽，一直唸。唸到四句聯，老闆都叫別人唸給我聽。啊如果去錄音比較快活，去錄音的時候人家唸給我們聽，我們這就一直拿著看啊，我們會認字啊，舞臺是要記在頭腦的啊。

《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過猛虎林、惡蛇莊段〉

我以前演《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我演孟姜女，「我若不怕路途遠，堅心要找萬杞良。」我做到過猛虎林，過惡蛇莊，過寺廟擲茭，看我老公會不會回來，都擲不到茭，這樣哭這樣摔，我就做到昏倒下去。過猛虎嶺，看到虎我就趴下去了，虎看到我們趴下去牠會靠過來吃我們嗎？不會啊，牠絕對不會，牠會走去旁邊，牠趕緊爬起來又要走，虎在那不敢走啊，姜女跪下趕緊求土地公，求你將猛虎趕入門，不久猛虎就自己安靜一直跑一直跑。姜女他要過這條路就可以過了。這就是我們在道德上不要傷害牠，牠就不會傷害我們。後來又一直走，姜女經過惡蛇莊，想不到惡蛇這麼長，姜女快跪土地公，你將惡蛇要打算，牠就一直滑一直滑，滑進去，這就是土地公命令牠回來，神不用趕牠回來，叫牠回來就回來。這兩種東西，有土地公管。

風城中的菅芒花

文/許菱珊、黃琄亞

「我的過程中，就像高雄的萬壽山的山，坎坎坷坷，高很高，低就很低，現在要很高，就要爬爬爬，爬一爬突然掉下來，掉下來又曲曲刺刺啊！」

冬季清晨，強烈冷氣團來襲，低溫加上強風，有「風城」之稱的新竹，令人感到更加冷冽。剛抵達竹光路郵局旁，鐵皮搭建的茶葉店，就聽到宏亮的招呼聲「來了喔～」一邊踏著蹣跚的腳步，一邊熱情的歡迎我們到來。一頭花白的捲髮、嬌小的身軀，圓潤的臉頰掛著一抹活力的笑容，而豐厚上揚的嘴角不停傳出歡迎聲，她就是鄭金鳳。

推開門，兩坪大的空間，數十張泛黃的照片，將四面牆密密麻麻地貼滿，一張張訴說這位台灣傳統戲曲界名伶與前輩，從小到大，戲裡戲外的風華；昔日的大茶葉桶裡，又疊滿了一落又一落的相本。她翻開泛黃的照片，細細、娓娓地道出一段又一段不願割捨，歌仔人生中起起落落的耀煌歲月。

媳婦仔的童年歲月

俗謂「英雄不問出身低」，鄭金鳳的童年不僅辛苦，甚至充滿遺憾。民國二十六年〈日據昭和十二年〉，正值「皇民化時期」，日本積極地同化台灣，在政局不穩定的狀況下，民生也拮据困難。而出生在旗山的鄭金鳳，因為有八個兄弟姊妹，父母無力扶養，只好將她送人當媳婦仔。

在新竹市區的舊街上，被養父丟下的鄭金鳳，跟著阿嬤生活到七歲多。當時的生活環境很艱困，小時候就要學會一身好功夫，每個小孩都要爬上爬下，剝衫樹皮回家；不然就是到戲台下，等最後一幕要結束時，趕快進內台，撿拾人家丟棄的煙蒂，這些煙蒂又會收集起來，再捲成菸。



鄭金鳳生父方行〈鄭金鳳提供〉

鄭金鳳對於阿嬤的印象很模糊，只有被打、被罵，和不被疼愛的記憶。雖然和阿嬤相處的記憶不甚愉快，但是對於教育，阿嬤還是相當重視。六歲的時候，把她送到公學校讀書，才上學沒兩天，養父就帶走她，從此「不識字」，就變成鄭金鳳最遺憾的記憶。

養父帶著她到埔里深山內，抓一些「野味」，兔子、穿山甲等，四處變賣維生。睡在嘉義火車站，等待半夜三點多的火車到站，急忙跑進月台內，等待從車廂出來的父親，偷渡變賣野味的籃子出站，這些都是她的童年回憶。

不向命運低頭，毛遂自薦掙要角

但是，當養父正為生活思考轉換跑道時，他的選擇卻成為鄭金鳳日後歌仔生涯的契機。「不要常常去做『野味』，不了時，」鄭金鳳養父的朋友告訴他，這樣的生活不穩定，對於小孩來說也不好。養父便開始到戲班，學「放電光」，鄭金鳳的養父搭上了內台歌仔戲第二次的黃金時期，同時也開啓了鄭金鳳和歌仔戲一輩子的不解之緣。鄭金鳳跟著養父到各戲班流浪，偶爾也會當個「旗軍仔」賺個一、兩塊錢貼補家用。

「人家會看不起我，會拍我頭『站旁邊一點、站遠一點啦』，這樣讓人打；如果苦旦、小生的兒子，大家就寶貝得像什麼『來來來這裡坐，我幫你擦我幫你擦，你快去坐我那。』內心會很傷心難過，但是也沒辦法，我們當小孩啊！父親是小角，沒辦法啊…。」

戲班裡環境現實，父親放電光的工作，在戲班中是「小角」、沒有份量，相對的小角的小孩，就更不足以令人疼惜。

「我就看人家演啊，人家演我們就邊看邊學邊比，我們就在後面比啦，有時候我們去廁所，拿一個水桶，也在比啦。演那個苦旦喔，被老媽虐待，自己被打一打之後就在那邊跪著，自己就在那邊哭。啊自己哭完喔，又再站起來打，『死小孩，叫你去陪客你又不陪。』就自己在那邊靜靜的練習。」

但是堅強的鄭金鳳，並沒有就此服輸。這樣困苦的環境，



十八歲的鄭金鳳在「新錦珠」歌劇團演出〈鄭金鳳提供〉

造就了她堅忍不拔的毅力與決心。爲了生活，咬著牙也要強忍下去，只要有機會出頭天，她始終不放棄機會與希望。她的堅持沒有白費，家庭富足的小孩還在上課讀書，爲升學而煎熬之際，她已在舞台上找到嶄露頭角的機會。

十一歲，鄭金鳳演了生平第一個花旦，《火燒紅蓮寺》的逍遙仙姑；十三歲，因爲自己的努力練習，剛巧碰上飾演苦旦的主角因病無法演出，在她強力毛遂自薦之下爭取到了機會，用穩健的台風和演技，擔綱第一次的苦旦重要角色。就此，她從搭演小戲班開始，踏上了青衣女主角的路途。

鄭金鳳成爲青衣的未來看似平步青雲，但迎接她的始終是不同戲班間來來往往、漂泊不定的生活，而這也是早期戲班生活的常態。

「日落西山鳥歸獸，無依無靠誰收留，
想我歹命真有氣，何時才能夠作堆？」

即使時隔多年，當她脫口唱出這首自編的曲子，總能憶起過去，每當夜幕低垂，隻身的自己不知何去何從，雖然努力討生活，但掙來的錢總是不足生活，更沒有固定的居所，不禁湧起一股期盼落葉歸根的心情。

深厚腹內，揚名海外

「嫁給洋盼人你看會不會好命就好，不要演了啊這樣。」

算下來也不過就是現在國中畢業生的年紀，鄭金鳳繼續譜寫她曲折的生命。也就是十六歲那年，她結識了先生鄭萬曆，並嫁給他，希望就此不用疲於奔命歌仔戲台、安穩的生活。但是年輕不羈的鄭萬曆，仍嚮往著遊子般的生活，婚後無法負起對整個家庭的責任。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在傳統觀念下，鄭金鳳只能跟隨先生到各個戲班，繼續搭演的生活。鄭金鳳幾乎天天都得唱歌仔戲，但經歷許多戲班的磨練，鄭金鳳爲自己的未來打下扎實的功夫。

在「新錦珠歌劇團」打下了深厚的「腹內」底子，



青衣照〈鄭金鳳提供〉

什麼東西都要牢牢的記在腦海裡，因為不識字，讓她吃了不少苦頭。但是爲了家庭，只好繼續撐下去。

「但生氣哪有辦法，我們的精神要拿來唸四句聯呀，跟他吵也沒有用啊，就讓他去，那我們就去作戲，我們就去學藝啊。」

既然現實生活已如此戲劇化，踏上舞台的鄭金鳳，詮釋起角色時自然更是行雲流水。在她精湛、唯妙唯肖的演技之下，鄭金鳳於民國五十年以《三娘教子》一劇，她代表「寶銀社」參與地方戲劇比賽。從全國三百六十多個戲班中脫穎而出，拿下內臺戲組最佳青衣女主角。

「我哭得丹田都會顫抖，眼淚一直流…」戲裡戲外都是委屈的鄭金鳳說，《三娘教子》可說是她的代表作。她坦承，能將苦旦闡釋得如此精湛，和她的一輩子的曲折人生經歷，可說是緊密相連一起。而她悲淒的內心戲詮釋，更打從心底感動人心。

鄭金鳳一輩子的戲劇生涯，飾演「苦旦」一直是最主要的角色，《山伯英台》、《孟麗君脫靴》、《林桂香告御狀》、《薛平貴與王寶釧》、《陳杏元和番》這些劇齣，都是在言談之間，常常可以聽到鄭金鳳侃侃而談的。不需要看劇本、不會忘詞，全部都已經成爲反射動作，所有的曲、詞、身段和表情，紮實的成爲，最根深蒂固的「腹內」，也就是最深厚的底子與功夫。

選擇了一條與平凡人不同的道路，絕非只有付出，沒有收穫，最起碼，鄭金鳳有了一個早期歌仔戲演員比較少的經驗，出國演出。在「寶銀社」待了兩年多，當時在各戲團的當家小生、小旦，通通爲了要赴菲律賓公演，苦苦在練了兩年，包括大貓、小貓、筱桂雯...等三十二名知名藝人，當然也包括鄭金鳳，其中和鄭金鳳至今仍然非常要好的小貓〈吳錦桂〉提到，「辛苦是說期待日子喔，要過去菲律賓，大家都守在寶銀社，不然她〈指鄭金鳳〉在別班很好啊，我自己整班也很好啊，爲了要過去菲律賓。」



台灣寶銀社少女歌劇團，出國前合照
〈鄭金鳳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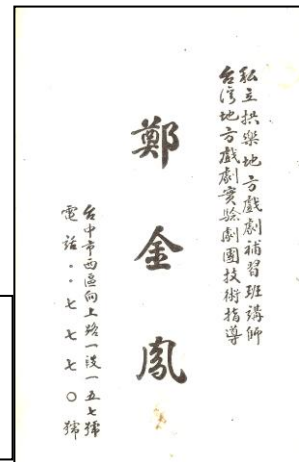
當時的菲律賓經濟很繁榮，尤其許多華僑願意花大錢來娛樂生活，比起在台灣演戲可以賺到的錢，三、四十元來講，到菲律賓可以得到更多的賞金。當時菲律

賓的錢很值錢，如果是一百元菲幣，就等同台幣的一千元，差了將近十倍。

這麼好的機會可以賺錢，演員們各個苦苦守著寒窯，等著出國那天。原定要在那邊留下至少半年，卻在當時的菲律賓鄉主與當家小生大貓的兒女私情，還有一些團內問題，使得三個月一到，她們就得提早回台灣。最風光亮麗的時期已過，接下來的日子就漸漸走下坡。

回國之後的鄭金鳳，一樣到各戲班去演出，過著一樣的生活，哪裡需要她，她就往哪裡去。輾轉之間，來到拱樂社第三團，因為唱腔優美，哭調情感十足，句句植入人心，被遴選為拱樂社錄音的當家小旦，因此認識了陳美雲、唐美雲、許秀年、連明月等等的綁戲團仔，後來也成為拱樂社的文老師。最後在四十幾歲的時候，自己整班，經營「鳳欣歌劇團」。

「拱樂地方補習戲劇班」講師名片，是團主陳澄三特地為鄭金鳳做的〈鄭金鳳提供〉



南征北戰，享得一席太平宴

「一日為君，勝過千載為臣」，將近半世紀流浪於各個戲班，終究還是想擁有自己的戲班，闖下一片天。六〇年代末期，電影歌仔戲開播，使得內臺歌仔戲轉戰外臺，依附在民間慶典上，當時臺灣民間信仰興盛，廟會活動不斷增加，請戲酬神的風氣大量盛行。

民國六十七年〈1978年〉，鄭金鳳搭上野台歌仔戲風行的潮流。最巔峰的時期，曾經一天拆了六個團演出，一年演出將近三百場沒有休息。但是到最後，努力經營了將近十二年的戲班，還是得面臨收班。

七〇年代之後，酬神喜宴等慶典，開始加入一般現代歌舞團和巡迴電影隊的競爭，歌仔戲再好也難吸引觀眾，使得演出機會越來越少，收入也相對拮据。許多戲團因為不敵經濟的壓力，開始迎合觀眾的喜好。有時還會加上重口味的「胡撇仔戲」吸引觀眾觀賞，不再是重腹內、重實力、重唱腔和重演技的情景。

此外，正值經濟起飛的台灣，面對新時代的轉變，人民也給予新時代的回應。

戲劇的興衰，真實反映了環境變遷、人民喜好，人們開始有更多的娛樂方式，收看电视、電影，過著不同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對於宗教信仰的熱誠，也不再如此熱衷與依賴，這些衝擊都在考驗著有真才實力的老演員與戲班。

環境的興衰變化，加上戲班內部人事問題，讓她決心收班，過著讓兒女奉養的安穩生活。漂泊了將近一甲子，她說，

「我一樣辛辛苦苦，樓上樓下，一直爬、一直爬，爬到現在，我一樣南征北戰，我一個女英雄，到如今才喝一杯太平宴啦！」

短短幾句話，道盡了這一生的起起伏伏，從兒時的養女生活、少女時的婚姻生活、還有年輕時期的演戲生涯，一直到單槍匹馬整班，隻手撐起整個家庭。她是一位堅強的女英雄。現代稱她為女強人，但在當時，一句「鑼鼓響，肚子緊」，讓她一輩子不得已，都在藝界打轉，始終不向命運低頭。而從言談之間，我們看得出來她的認命、善良、自信與驕傲。

鄭金鳳說，自己一出生就是演戲的命，就是該演戲。但因為長期使用著腹內的力量，沒有休息，全年無休，讓鄭金鳳的身體變得越來越差，即使人生有機會重來，她還是不願意再演戲了。乍聽之下，無奈的情緒，大過於一切成就。

但鄭金鳳與我們的言談之間，總是不離戲齣內容，情緒一到，馬上就可以唱上一曲哭調，聲聲唱到心坎裡，句句切中內心最底層聲音的情景，這些都是新一代演員少有的實力，也不易經歷的人生。

脾氣急又直，好友相守

鄭金鳳真性情、不計較又直來直往。善良的她，至今仍擁有廣大戲迷，現在退休了，茶葉店每天還是有許多朋友來訪，泡茶聊天、打打小牌，這些都是大家喜歡鄭金鳳的象徵。

她就像個俠女，喜歡幫助、疼愛週遭每個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周遭親人與昔日戲班的朋友一個個離去，個性直白的她也不禁感慨身



鄭金鳳與小貓合照〈鄭金鳳提供〉

邊投緣、鬥嘴的舞台夥伴，已所剩無幾。「我說的她聽得懂，她說的我聽得懂這樣，互相在一起守著。我們守她啊。」小貓說。

回顧這一輩子的戲劇生涯，鄭金鳳感慨現在歌仔戲的情景已經大不如前，演員資質更是青黃不接、令人擔憂。但是一談起戲來，她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可以感受到她殷切期盼歌仔戲的精華，能夠好好傳承下去，就連自己深厚的腹內實力，也不願就這樣隨著年華逝去，消失殆盡。

東華大學華文系楊翠副教授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提到，「戲旦的自我生命價值與未來命運，都與戲班的興衰緊密扣連，舞台空間即是戲旦的生活／生命空間，舞台時間即是戲旦的生活／生命時間，因此，當戲台已然衰老，戲旦也同樣走到時間的尾端。」

她們不是因為沒有才華，只是因為環境的嚴苛考驗，逼迫她們必須放下，隨著被時代忘卻的傳統，走入歷史。不難理解，鄭金鳳的心情，有多複雜，有多沉痛。過去的榮景已不能重來，只能用口耳相傳、文字記載的方式，留給後人去想像、回憶，而我們也只能靜靜聆聽、謹記，感受鄭金鳳的每段曾經。

回過頭來，鄭金鳳又再沏一壺茶，和我們話家常，不禁讓我們敬佩起這樣一位俠女。從艱苦的出身，一步一腳印的爬到最高點，經歷過最風光的年華，再摔下來；從舞臺上焦點，到退隱之後的落寞，在響徹雲霄的掌聲與貼不完的紅紙賞金背後，留下的，就只剩回憶。鄭金鳳一生，就像是一部歌仔戲變遷史，經歷過黃金時代到凋零失傳，從座無虛席的內臺來到乏人問津的野台，終究逃不出時代巨輪。

浮浮沉沉藝界人生仍然是不變定律，戲劇終究會落幕，但我們相信，鄭金鳳就像風城中的菅芒花，強韌的生命力總會使她克服一切挑戰，恆遠佇立在那，屹立不搖。